

宣講珠璣

卷之五

元錦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4

2



尋父獲金

乾隆癸卯年臨河堤，一人名艾子誠，其父文仲，木工爲業。一日里中有名李芳者，每酒醉發狂，文仲念其同鄰，直言苦勸，反被李芳辱毆。仲將手一隔，李芳因醉倒地，人事不醒。仲以爲死了，卽逃遶山海關。妻夏氏不知逃往何方，聞人說往山海關去了，且說夏氏身懷六甲，越兩月，遂生子誠，撫至四歲，頗覺聰明。一日問母，人人有爹媽，兒的爹未見，夏氏垂泪說道：兒再長四五歲時，便與你說。子誠聽得此言，越見念念不忘，常在母親面前問父年紀像貌，不覺長到十歲，便問道：媽呀，兒已十歲了，可將爹爹何往說明？夏氏

聽得此話，想子誠屢屢問父，其心甚切。若說出實言，必去找尋，倘有不測，豈不絕了香烟？於是說兒呀，要知你父詳細，再緩五年，爲娘自然與兒說明。子誠說緩了五年，還要緩五年，母親說話都不一了。夏氏道：兒說爲娘說話不一，兒敢與娘爭口嗎？子誠聽命，也就不敢多言。且說夏氏卽要請媒求婚，子誠知母求婚，跪地向母悲聲大放。諷尊一聲我的母，細聽兒言。兒的話望我母，容忍心間。兒四歲見人人都有爹，呼獨爲兒在庭帷，無父事焉。兒問母，母說是難以會面，四五年方與兒細說的端。十歲滿，我的母就要指點。母又說要指點，還要五年。兒說是母的話無有定見，母又說爲兒的與母爭端，不見父。兒心中甚是悽慘，突然間要與兒聘定姻緣。

這句話兒定然不依其願。若依從兒的罪如海如山。○夏氏見子誠啼哭不止，說道兒呀，你可起來，不要啼哭。爲娘說這實話，兒當細聽。○叫一聲子誠，兒從頭細聽，不由娘，泪滾滾，喉啣難禁。兒的父遇李芳，酒後亂性，苦勸他，少吃些，爲個正人。那畜牲不爲德，反爲仇恨，出惡言，動手腳，毆辱兒親。兒的父順手去，到不打緊，將李芳推跌地，氣絕神昏。因此事，恐致罪，各自遠遶，山海關，去躲禍。十有餘春，非是娘不肯說，這段情景，怕的是兒年輕，有損性命。又兼之十餘年，存亡未定，或遊東，或遊西，何處去尋？因此上，求媒妁，早聘定，接香烟，承宗祀，也有後根。那時節，任兒去，關前訪問，方可全爲人子，一片孝心。○子誠聞聽此言，方知父親避禍而逃，母親

不遽明言者，殆有深意。若此時就去找尋，奈母親無人侍奉，婚拒不從，又違母意。於是稟道母親，兒今在家侍奉，不敢遠行。與兒定婚，兒亦當從命。但不見父面，兒斷不敢娶矣。夏氏允之。世間有許妻忘歸，或在家迷戀妻室，並不念及父母在外存亡者，皆子誠之罪人也。且說子誠每日奉母至誠盡敬，年至十五，夏氏一旦無疾而逝。安葬畢，身披麻衣，孤守坟台。月餘，因有尋父之心，刻刻不忘。於是哭訴坟前，辭墓尋父。其志已決。時鄉里父老親戚有阻以存亡難料者，子誠便哭泣說道：父在則同返故鄉，父歿當負骨回里。若不找尋得倒，死於他鄉，所不惜也。眾見子誠心切，各賜銀兩，拭泪而別。且說子誠自離鄉四十天，方到山海關地，想父懼罪而逃，所藏必在深山窮谷，就往深山一走。

連走十天，人烟漸少，路途艱難，肚中饑餓。突見前面深山，尚有人烟。問一路徑，遂上前言道：眾位伯伯請了，特來問一路徑。討一烟火。一夥人橫眉弔眼，說道：你敢莫是來探我們消息的？子誠說：我是尋父親的。畧將前情說訴一番。眾人說：原來是個孝子，你問路徑。此地名柴竹關，過去便是海外了。子誠回頭便往向東而走。連走了七日，又覺山窮水盡，杳無人烟。不覺夕陽墜山，見上面有一洞，不如就此安宿。上前一看，見猛獸數隻，抽身便走。猛獸隨後追趕。子誠說道：獸王獸王，不要來追我。我是來找尋父親的。虎便點額而退。一時舉步倉皇，不料懸崖萬丈，失脚墜下。恍有人扶之。使然，子誠翻身舉目，見山脚下有個山神土地，藤蘿蔓延，跪地祝

道○土神土神側耳聽聞我父文仲我艾子誠因父避禍未知亡存離鄉別井四處找尋伏乞靈爽使遇我親萬代頂祝世世沾恩祝畢即將藤蘿披開傍土神歇下睡至三更夢山神告曰○子誠子誠聽吾叮嚀要會你父在馬家城梓人卽是王義可徵休在夢裏佩服書紳子誠躍然而起醒來却是一夢不覺悲喜交集候天明了辭別土神而去連走半月口糧用盡落於乞討及至五年之久一日化於途中遇一老父子誠問道伯伯高姓答云姓張子誠曰有個馬家城在那裡老人說這就是馬家城子誠又問城中有個梓人老伯可知否答曰梓人甚多問梓人是個甚麼意思子誠將尋父情由年紀說明老人聞之亦垂泪言曰你才是個孝子我

家有個梓人卽去會看是否卽隨老人到家中見一梓人提具白外而入子誠上前見了一禮問道老伯春秋幾何梓人說五十六了子誠心中一想與父年庚形容相合恰與母親所說無異不覺泪下如雨梓人見此人問了年紀就在流泪轉面問道張主人這箇乞丐那裏來的問我一聲就在一旁流泪是何緣故老人將叫化子情由說了一番梓人亦不解其故以文仲逃難之時並無此子故耳子誠叫道老伯呀我看你年庚面目恰與我父相同梓人且驚且訝總不肯認子誠跪地哭道○尊一聲是我父不必驚訝我本是艾子誠來到這塔我的母外祖家原本姓夏說我父避李芳逃出天涯兒奉母十五年兒母已故具衣棺安葬後卽便離家

一路來遇強人柴竹關下憫念我尋父親不把我殺又不幸遇猛獸火炙山下非憐我尋父親安逃虎牙忽失足身墜至萬丈崖下遇土神說後來可遇兒爹神又說要找尋馬家城下艾文仲改名王義是他辭土神糧食盡五年叫化斷不料遇老人留兒到家兒當時問年庚一點不假我的母說容貌絲毫不差此是兒真實話不必驚訝父肯恕兒不孝即便回家○文仲聽畢即時醒悟知道是子無疑於是父子抱頭大哭說道兒呀我因避禍來關你母雖懷六甲未知是兒是女你母生汝是天不斷我後根兒來找尋費盡千辛萬苦真孝子也張老感其孝行說道你父子相會真天緣也子贈銀二百兩以作路資文仲父子不受張老再三奉送父子只得收納謝恩告辭而回路過龍虎山下見一羣白兔撲面而來霎時不見卽刻尋之但見頑石下面白銀無數銀面上有天賜孝子艾子誠七字父子當天拜謝拾銀而歸文仲爲子誠置買田庄娶錢氏復將餘銀施濟貧民與及無依無靠之人鄉村沾恩者無數後文仲享年九十六歲談笑而逝子誠連生四子俱登進士從此案看來如今之不孝子亦當豁然自悟

孝子伸冤

昔麻城縣有一人名方正端爲人剛毅不阿多才辯善排解以扶弱抑強爲心里中有雀角鼠牙之爭正端往往直言剖斷不避權勢務令二比曲直分明然後苦口勸息以此鄉里多敬憚之所娶妻子黃氏生一子名方平讀書能通大義事父母最孝性慷慨尙氣節有乃父風其里中又有一人混名羊很子家富而強悍武斷鄉曲魚肉鄰里每被正端以公道見斥遂懷恨在心思嫁害之一日羊很子家中失盜報官捕獲一賊名飛毛腿吊拷數次贓物未獲羊很子遂賄通捕役余貴唆賊扳誣正端爲窩戶於是票喚正端到案很子又暗賄縣官臧令使照例直辦臨訊不由分辯嚴刑

酷打下於獄中方平聞父親下獄卽赴縣呈叩求伸官利羊賄駁詞不理方平到獄門求與父會獄卒受羊賄亦不允方平守獄門不去哭泣三日雙目流血見者無不矜恤第四日忽見獄卒將正端死身從牢孔拖出向方平說道爾父受刑太過傷發斃命屍已拖出爾自領去安埋方平一見父屍氣死復甦放聲大哭道見父屍不由兒魂飛魄喪悲切切雙膝跪淚下兩行兒的父平空的遭此冤枉眼睜睜把性命丟在牢房想爹爹在生時和睦鄉黨遇人事講公道未壞天良皆因是羊很子爲人不像充官棍耍富豪惡霸一方兒的父每斷理說他混賬因此事挾仇忿暗起禍殃羊很子他失盜設計告狀賈強盜來扳誣逼父追贓用銀錢行賄賂

買活官長法堂上嚴拷打不許開腔帶腳鐐上手靠鍊拴頸項平白的把爹爹丟入卡房兒聽信透進城到獄看望可恨者狗禁卒不通商量最可慘我爹爹四天未上被貪官與衙役斷送無常哭一聲兒的父死得冤枉怎能够見吾父再訴衷腸從今後兒的父音容難望枉費了我爹爹養育一場在生時兒未曾盡點孝養臨死時兒未曾煎送茶湯只好是透上控伸雪冤枉望兒父放寬心安居天堂方平哭畢將父屍身用棺裝定請人抬回宅後淺殯思想父仇未報刻不容緩即收拾路費赴府詞呈臧令貪虐府尊將案仍批回本縣差人押方平見臧令臧令一見拍案大怒喝道胆大的狗奴告父母官知不知罪答云父仇不報即有大罪肯報

父仇何罪之有臧令怒喝左右將方平按下重責四十大板打得皮破肉綻方平毫不求饒臧令問道今後還敢告否答云父仇未報如何不告臧令又吩咐用夾棍把他夾起方平昏死幾次絕不呼號臧令始吩咐鬆刑復問道方平還敢上控否方平不答左右差役說道方平我跟你說道臺是我大老爺的表兄布政是我大老爺的内兄你不如求太爺施恩放你回去各安本分罷方平仍不答亦不叩頭臧令道諒爾也不敢再告遂將方平釋放方平得逃活命歸家想起父親冤沈海底恨深入骨急欲伸雪也不顧刑傷疼痛更不惧官法如爐即日赴省訴於督院批提對質方平押店守候月餘時有布政得了臧令的知會即着經理司假藩臺之

令代臧令出銀二千與平說和求免提質方平卽跪在經理司面前泣訴道未開言先流淚心內悽慘尊一聲經理爺細聽的端非是民好詞訟糊行亂幹當百姓不安分敢來告官皆因是民的父母死得甚慘臧太爺輕人命一味貪殘任你是命盜事不容民辯要想贏除非是送銀幾千別的事小百姓當看情面奈今是父母仇不共戴天想父親撫孩兒恩有千萬父屈死不報仇枉在人間一心要^執仇死也閉眼一心要伸父冤死也心甘雪父冤丟性命都也得淡不怕他老虎口也要去闖經理爺休怪民出言侮慢滿腹中冤屈事不得不言任是他千萬銀不爲希罕要罷休除非是命喪黃泉經理司聽得方平者番言語知到不和之心已決也

不多言打轎回府稟復藩臺不題再說店主向方平道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而固執不從今聞府縣官於督憲各有賄賂札文呈進恐事變矣平泣曰父屈未伸何敢畏刑況道路之口未可深信話猶未畢忽來數皂衣人扭平入院見督院高坐堂上面有怒色見面不容分辯就命杖二十方平厲聲問道小人何罪督院置若罔聞左右便把平按下重責二十方平又大聲說道無怪受刑誰教我無錢耶督院聽說大怒道見了本院還是利口傷人難怪府縣遭告卽吩咐左右將方平拖下堂去歷試拶子滾桿等刑方平痛徹心肝苦不得死堅心忍耐一時諸刑用畢復把方平拖至堂下跪着督院問道方平爾還敢再告否答云不共戴天之仇尙未

伸雪心不能甘若言不告卽是欺誑大人必告必告督院又問爾所告何詞答道身所受者悉言之耳督院復又大怒命左右用腦箍之刑二役把箍繩上起用力一扯痛徹心髓平亦忍而不號聞一役低聲說道壯哉此漢見大人而直言不屈箍得腦裂睛出絕不聞號呼求饒亦天地間奇男子也一役又云此人純孝無罪你我須當施片惻憐之心不可催緊二役於是鬆鬆將繩扯住延過一時解下刑具跪至堂下督院又問道方平爾今還敢興訟否答云必訟又問爾今又將訟於何處答云生必訟於天子死必訟於閻羅設閻羅不究我必上訴玉皇督院聞之半晌乃霽色說道方平本院看你一心伸冤剛強不屈必是一個孝子惜乎未得盡孝之道夫孝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爾歷盡苦刑虧體辱身守身之道未盡一不孝也且父母去世得土爲安人子不可停尸不葬今爾一味興訟久停親尸於心何忍此二不孝也況爾家有老母正當服勞奉養以終天年今爾久訟不歸使白髮老母倚門而望溫清定省之道皆缺服勞奉養之事未盡倘一旦遇有不測無人收殮尸歸何所豈不成天地間之大罪人此三不孝也你今可依本院所勸已死者不可復生本院再行扎提羊姓到案斷伊給銀三千以息此訟爾領銀歸家一可以事奉老母二可以安葬父尸三可以保全身體不致死於囹圄之中可乎不可各位者督院大人勸方平這一篇話突然聽之似乎近理不知此是

和事人的常談若按正理論來此話亦依不得何則孝子處事須分輕重人子當父母受屈而死必以伸冤復仇爲重一切身家事故及已身之生死利害皆當置之度外蓋父母之恩碎身難報正命以終猶深哀痛況死者負屈既含恨於泉台必生者舍身務求伸於人世庶幾冤消怨釋生順死安不然或畏難而懼死或受賄而忘親或藉口於停尸可痛時勢難敵孤親需養等語以自覆其短究之呼天搶地夜鬼哭於秋坟斷骨殘軀薄棺埋於荒塚人間之囊橐雖充地下之精靈莫慰所謂孝者安在耶吾願世之抱父母仇者莫爲此督院大人之言所誤也案外之語也不長敘且說方平聞督院之言欲想不允又恐受刑且恐繫於獄中難以脫身

只得含糊應承以俟其便督院見方平允諾吩咐仍押保店以候扎提方平出衙回店保養數日遂逃赴京城一日正欲捧詞叩闕忽遇一位大人半副鑾駕當街而來方平見前面牌上大書九王皇叔四字遂大聲叫冤那皇爺聽得有人叫冤吩咐停下鑾車將方平喚至駕前從頭細問方平一一稟道跪駕前訴冤屈珠泪滾滾尊王爺聽小民訴說原因家住在麻城縣離城甚近方正端鄉愚老是民父親論民父一生平爲人公正黃氏母單生下小民一人都只爲民的父判斷理性觸怒了羊很子惹下禍根羊很子家富豪想報仇恨串差役買強盜誣扳平民又用銀買活了縣官臧令臨審時不容訴便動大刑無賍証把民父丟入監禁四日內

用短辦一命歸陰小百姓將父屍拾回淺殯纔赴府與詞訟想把
宛伸府太爺把案卷仍發臧令將小民上夾棍受盡毒刑眾差役
說大話虎嚇百姓說道台與臧令係是表親說內兄在省城做的
布政叫方平者冤屈不如莫伸是小民誑應允得逃性命痛民父
冤未伸透進省城在督院具了詞批准提訊不料得府縣官暗地
行文布政司遣經理來把話論叫息訟與民和二千紋銀民當時
重父仇未曾依允督部差喚小的去見大人見督院不問話先打
一陣叫小民莫興訟免他抄心因小民含父仇抵死不肯惹大人
拍案罵大發雷霆命左右拖下去刑法用盡挨拶子使滾桿痛入
肝心架腦箍痛得我昏死幾陣險些兒一條命去見閻君是刑法

要小民一一受盡纔把民拖上堂回復大人那大人吩咐民要安
本分從今後切不可再把訟興斷三千命價銀要民遵令叫小民
孥回去供養母親思想要不依從刑法更很怕的是收禁監難得
脫身民只得一一的假意應允因此上得逃脫透到京城今日聞
該是我父子有幸出門來恰遇着青天大人祈王爺與小民伸雪
仇恨正國法除貪惡萬民沾恩却說九王聽得方平者番言語
又將呈詞看畢大發雷霆之怒說道者些狗官如此貪財虐民孤
家斷斷難容當即吩咐方平回保店候質吩咐已畢九王轉奏天
子龍顏大怒即日旨下差官將湖廣總督布政司府縣官余貴羊
很子飛毛腿等一千人犯押解進京天子命九王親自審訊盡得

其實九王清供已畢回奏天子呈上供單天子覽畢大怒發部議處刑部擬成罪狀判道總督居一人之下爲全省之尊理應廉潔以率同僚不當貪婪以開贓賄今既貪贓買法酷虐良民理應革職姑念先年有功降二級徹京調用布政係臧令親屬而位居其上既不能規戒其惡反徇情代爲彌縫降二級不准抵銷知府尸位素餐不理民情使孝子不得伸冤鬱之氣而貪官反以行酷虐之威苟安釀事即日革職離任臧令食君之祿不思忠君之事嚼民之脂因以殘民之命受賄埋冤敗官誤法革職充發邊外以儆誣枉之徒余貴身爲隸役肆毒獄牆輕人命於草芥行詭計如蛇蜂爾既酷愛貨財今應請試刀鋸飛毛腿既屬慣賊已當大辟今

又陷害善長應該梟首示眾至若羊很子富而不仁狡而多詐謀殺人命藐視刑章例應斬首以儆頑富若方平者篤孝堪欽臨危不避悲父恨於九泉不啻沈寃海底赴君門兮萬里果然叫破天關生子如此死父奚求准賜牌坊旌表其閭復賞銀一萬着令回家安葬判畢方平望闕謝恩領銀歸家將父安厝竭力奉母從此發達後來子孫繁盛簪纓不絕從此案看來可見方平一心要報父仇以慰父心雖刀鋸在前鼎釜在後都挺身上前全無畏避之意無他愛親之心真也但你我都有父母何不把方平報父仇於死後這箇心拿來報親恩於生前則承歡朝夕較方平之跋涉山川更屬易事卽父母督責亦歡容受着較方平之身受官刑更十分輕爽爲人子者誠肯如此做去又何愧於方平哉

聽唆欺兄

前段講的兄不愛弟，就遭了惡報，你們爲哥長的，就要曉得好生看待兄弟，也不論同胞的兄弟，庶嫡母所生的兄弟，都皆要視如手足，父母在，固要好生看待，父母不在，尤要加意看待，又怎麼要加意看待，勸你想父母死了，兄弟就無所依，不靠哥長，又靠那個爲哥長的，果然把他待得好，或讀書婚冠，或飲食衣服，俱與父母在時一般，並不私吃一點佳味，私藏一點財物，不但死後可對父母，卽在生亦必享大福高壽，得好兒孫，光大門閥，爲哥長的，固當如此看待兄弟，而當兄弟者，亦必隨處恭敬哥長，你若不敬哥長，還不是要遭惡報的，列位不信，聽愚就講段侮慢哥長，絕了後嗣的

果報與你們聽一聽新津縣一人名張天林，自幼白手興家，買得有千多銀子的業產，娶妻顧氏，膝下所生二子，長子名濤，本性樸實，又極溫厚，次子名海，本性狡猾，又極暴躁，俱在讀書，纔不幾載，二子成立，天林就將媳婦前後與他們接了次媳，進門未久，天林忽得一病，醫藥罔效，自料難生，又見次子疲氣不好，就與顧氏說，賢妻呀，爲夫者病諒必難好，我若死後，長子的書儘可不讀，叫他料理家務，次子狡猾暴躁，必要經管，他多讀幾年，變化氣質，看他還正直平和麼，說畢，又命顧氏叫二子前來，有話吩咐，那知二子剛到天林，便說不出話來了，遂一命身亡，顧氏與二子極盡悲哀，送上山去安葬，安葬後，顧氏就命張濤管家事，張海仍然讀書，張

濤之妻娘家姓李道還有些教約那張海之妻娘家姓全就與嫂
嫂大不相同幼小時與娘家兄弟姊妹一堆人又懶散嘴又零碎
不是今天失脚帶就是明天落籠鞋頭也不梳衣也懶洗每日不
刁起兄弟挨打就慫起妹子受罵不拘走到那裡又不顧臉又愛
接話那娘都不管他在娘家就是個莫來頭的女子及到婆家來
了見丈夫長行在書房讀書少得回家來歇他心裡想道一家人
吃飯要我的男人讀書莫把他讀起書癆那書讀了拿來當得田
栽嗎當得地種我頭兩回就叫男人莫進書房婆婆就罵他他心
裡甚不耐煩忽一日張海歸家那全氏就打個主意儘丈夫夜間
到房他才坐在床邊一哭張海問他哭咿他也不答應張海又問

他仍然不開誑乘自哭得 恨些張海便說你有味事那們傷心我
來問你你又不說我曉得 你有味事全氏方纔應道 歌提起你男
人家令人冒火你有甚麼火冒把妻子當做那冷廟不若我幾時把你當
埋着頭進書房挨倒死坐讀書人原要坐得嗎月打月不歸家似乎斷脚我
想回來一則怕先生說二則怕媽駛嗎可憐我守空房實在難過你守空房難過剛
上床就聽見蠕蠕梭梭那屋裡不是那們那是耗子到夜靜了出來找吃的你今說是耗
子怕在哄我不是耗子敢是耗子又為何摸我腦脛噫你者一說
不是鬼妻怎麼胆子赫破可恰啫連胆子都赫破了哩就為你煞
氣旺他纔藏着我不在屋裡那鬼就出來我長行在屋裡纔好若得
你長在家鬼不找我就甚如持長齋口念彌陀依你者們說我還
在那裡去作福呢

你者陣道把我親熱如火怕明日，漶漶罵又會丟脫。你既怕我丟

想个主意嗎枉自你在讀書還要問我拿倒个現成事都不知覺。有甚

成事快對我說你家中那个忒那个不錯難道你未長眼未長耳朵。我就

有眼睛耳朵長行在書房裡又那們曉得嘞。你不知我與你淡淡提破你嫂嫂那漶娘

實在難說。他有那些難說見一樣偷一樣甚看不過想說他又恐

怕常把孽角。他那些偷媽着他只哄得漆桶打坐還背地冤枉我

多少過脚。他在背地冤枉你你不知媽和他都是一夥恨不得把

你我一齊拈脫。當娘的都存了兩樣心腸者屋裡還坐得呀看屋

裡這光景好不好過你還要讀那書拿做甚麼。我那書不還有句

要緊話未曾分割。你還有啖子我在內找嫂嫂你找哥哥。咋者主

哩得吵得他一家人難安坐臥分了家我和你，就享快樂每早起補

精神雞蛋兩個，弄小炒隨在你，要吃好多殺雞子，燙窖酒又把午

過，吃飯時我與你燒个火鍋，到消夜免煎炒，纔不提火那日子比

神仙都還快活，把後事說與你，想个停妥，看明日你出去啖子做

作。○全氏說畢，兩夫妻上床睡了，到次日張海睡至早飯時候，都

不起來，他母顧氏來喊吃飯，張海在床上應道：「咳，還要啐我吃飯

哪，我怕不拿飯把我吃哦。」顧氏聽得言語蹊蹺，跟着問道：「兒哪，你

怎麼說者們個話，張海翻扒起來說：「擗算你老人家還不明白。」顧

為娘明白甚麼。海咳，你老人家像安心不要我們吧。願你者奴才

為娘又不是前娘後母，愛一個恨一个，你怎麼說出者樣話來了。

海 你老人家還怪我說錯了嗎，既怪我說錯，怎麼待嫂嫂又不同。顧氏還沒有回言，那嫂嫂李氏在灶房聽見，跟着跑來問道：「二叔，嘖，嘖，待我有那些不同？」海 噫，你也假粧不曉得。李 爲嫂曉得，咪子，海 你還不曉得咪子，你把屋裡的東西偷得好哩。李氏聽得此言，當時急忙了，就開口呪道：「是那個死兒絕女的，冤枉我者話，端端那全氏前頭得個兒子，出痘子死了他，一聽見，就說是嫂嫂在咒他，一直跑來，就把嫂嫂一腦蘸，口裡吵道：『你耆爛牙腔的婆娘，我又沒有惹着你，你要說我的傷心話，我叫你今天不得利皮。』又攏去抓他嫂嫂，兩個就一架打起。那顧氏見媳婦打捶，罵也罵不住，拉也拉不開，就氣死在地。張濤起初聽得屋裡在吵，此時又

在打捶，心想進去招呼妻子，怎奈弟媳有礙，只得去往門前招呼。那知方到門前，就見母親氣倒在地，卽忙上前扶起，措進房去，還聽見外面在打，又怕打出禍來，就出房喝道：「你們一天莫事，要尋些事來打捶，不料張海正要找哥哥作對，架不起勢，忽聽見哥哥在吵，他卽闖攏去吵道：『要你們人多，要把那一个人估死，我也曉得你們那心腸，好久就要跟我們出去的。我們今天打夥拚了他，吵着吵着，也把他哥哥一腦蘸，碰去張濤躲避不及，仰面就是一跤，卽是翻扒起來，去打張海，儘他還沒有打倒，又被張海一陣掙，子張濤息氣不過，卽去投家族來講理。』」家族到屋，就問張海呀，你一個讀書人，怎麼不知倫常，連哥哥都打起來了。張海亦問道：

是誰个說的族人說是你哥哥才來投我們說的張海又道我哥哥說我打了他你們就信真了我媽者陣現氣倒在床我說是我哥哥打了的你們信不信那些族人說未必你哥哥那們樸實還騙你不成張海又辯道管他騙與不騙你們把我者一家人都叫來問若是那个說我打了哥哥我自甘認罪列位者乃是張海的狡猾處他料就他一家只有母親妻子與同雇工他打哥哥那一陣母親是氣死了的也不曉得母親不講他打未必妻子還講他打妻子不講他打未必那些雇工是幫人家的還替人搥死槓子不成以外凡他嫂嫂與同姪兒姪女就在說些也是爲私上不得算那些族人聽張海叫問他一家就先問雇工那些雇工分明看

見他偏說他在山上營工不曉得打沒有族人又去問張海的母親顧氏說他那陣氣死了也不曉得打沒有只有張濤的小兒說二叔打他爹的張海又抵賴說是他嫂嫂教的族人討不出消息反轉斥責張濤道你者小伙子公然不在道你兄弟尚在讀書未必連倫常都不曉得你要騙他在我們族中妄才是非今天幸喜在你家中若是在宗祠內定要打你的板子免得你下次亂說張濤那陣只見呼天張海見族人斥責他哥哥他又對族人說各位家族息言我哥哥騙我打他有勞各位把冤伸出恐日後他又生故騙我就吃罪不起不如當着你們家族在此我們弟兄把家分了內裡莫得話說我哥哥就不得騙我不知各位說使不使得

族人都說者也是理就問張濤願不願分張濤心想又挨冤枉打
又受冤枉氣也知他把兄弟是莫奈何的惟願分了一則免弟媳
做故事二則免兄弟相欺當時應道願分那些族人就將田地房
廊分派均勻張海另搬在一邊顧氏就吃零供分派已畢家族一
齊去了那顧氏因前日兒媳角孽惹成氣疾一天加一天漸漸行
走不得此時正該張濤供養張濤夫婦頗盡孝道爲母親請醫調
治煎藥送湯無所不至又與張海連番帶信張海全然不至顧氏
見此光景便嘆息道可憐哪可憐一樣的兒媳偏有孝的有不孝
的孝的兒媳晝夜未離身邊不孝的兒媳看都不看一眼想着想
着心中越激那病越加遂一命身亡張海聞信方纔跑來假粧哭

了一陣就問哥哥開不開弔張濤便道母親死了開弔也是正分
但開弔多是虛文不如衣衾棺槨從厚以免人子一點孝心張海
聽說不開弔便大聲吵道那有者事父母也把我們掙了不多不
少一個世業豈有不開弔的道理弟兄心又何安張濤又道既要
開弔爲哥子又焉敢推辭但刻下錢緊也沒有備辦那些耗費還
望賢弟大齊幫辦張海應道那是不消說的只是爲兄弟前頭未
曾管事拉借不來哥哥一人去辦爲兄弟日後認一股就是張濤
是個樸實人聽兄弟說了卽速東扯西扯借得百餘串錢把弔開
了安喪過後就叫張海算賬張海推說緩期空了再算不遲緩來
緩去他纔一文不認氣得張濤行坐呻吟他妻李氏見丈夫者般

息氣遂開言勸道。謳夫君寬懷聽妻勸爲妻把話對夫言。就是二叔把你騙也須到處想一番。有句俗言諒聞見父母身上好安錢。倘若公婆少生婉。獨兒豈不送上山。況錢不多百餘串。只當公婆少買田。夫妻漫漫來積儉。就要多掙又何難。人子若把親看淡。再多積些也枉然。何必行坐望心坎。息成氣疾神魂顛。不信且把婆婆看。看得何病症歸黃泉。妻今與夫把話講。還望夫君細詳參。○李氏勸畢張濤心中陡然開擴與妻說道。賢妻你今日者番言語實在令人可聽。爲夫者吓再不惹了。按下李氏勸夫不表。又講張海夫妻自從分家過後。搬在一邊。又莫老的照管。任他自遊自在。耍耍味就是味。要吃味就是味。前日爲母治喪的錢。張海本要認的。

被全氏一陣糊言亂語。說是又莫有寫據。又莫人耽保。就不認賬。誰敢估要。張海所以纔不肯認。又因夫妻奢華太過。未上三年。債賬深重。難以填還。就請中証。要將業產賣與張濤。張濤因上年被兄弟騙了。方纔把賬掙伸。那還有餘錢來買地。遂不敢應承。張海見哥哥不應承。就去將哥哥告了。其時正是腊月望旬。恰遇個不好的官長。竟將呈詞准了。房書即時承票過硃。派了兩名差役。將張濤喚進城去。還未審案。就封了印。張濤意欲歸家過年。張海又在背地與差役商議。許錢二千。將哥哥押住。莫儘他回去。看日後的買賣得成。那差役聽說有錢。就將張濤押住。不許出城。張濤又無錢應酬。及到三十。張濤見城中家家戶戶都在放炮團年。

想起自己又不得回家家中妻室兒女不知怎麼望法怎麼哭法不禁傷心泪下仰面喊了幾聲老天就一聲哭起歌有張濤在店中獨把天喊喊幾聲老天爺心如箭穿但不知前一生造何罪案遇着个毒心弟屢遭害殘上年間爲弟媳舌長嘴賤平空起就將我脚踢手掀投家族到家中來把理嘆說不贏反受了斥責一番又不久爲母病忽把命染他估住要開弔平認銀錢莫奈何去拉借纔把錢墊喪事畢全不認害我填還者兩載爲此賬一家苦惱剛纔把賬掙伸又起禍端請中証到我家要賣田產不應承他那裡就來告官害得我到今日不得回轉見通城在圍年心如刀發但不知兒和女怎麼累欠又不知李氏妻如何慘然說到此不由

我又把天喊天哪人有年難道說我就無年者都是弟害我受此愁慘老天爺不報應心怎得甘○張濤從晌午哭起直哭到黑夜便昏昏睡去只見一神人向他說道○莫焦莫愁過殘年報應無日却有天只等一人生雙眼管教買菜不要錢○神人剛白說畢張濤一驚而醒即時起來與店主人借了紙筆將四句話寫起那押差問他在寫甚麼他便說我纔做了个夢夢見一位菩薩向我說了幾句話我怕忘却了故借紙筆寫起押差說你唸與我聽看張濤唸了一遍押差笑道你者人莫瘋了吧那有者樣菩薩說買地方都不要錢你害怕當真在做夢張濤也不解其意也不與押差分辯又各人睡了不講又說張海告了哥哥見年節已近許了

差役的背手把哥哥押在城內。他纔與人搭船回家過年。船隴岸邊眾人爭起上岸。不覺把船一側。卽時翻了一船人盡行淹死。只有張海正在落底之時。忽見壹穿紅袍的神人。將他一手提起。丟上岸去。得以免死。他便對人誇說。一船人落水。菩薩獨一救他。諒必日後大有好處。及到卅打發雇工回去過年。他兩夫妻吃得薰薰大醉。看見天色已晚。同去安宿。至夜半時候。因他燒那火盆安在房中的。又加全氏平日懶惰。夫婦換洗的衣服。堆在床邊未洗。那盆中火一蘸。就蘸在那些衣服上。登時火起。儘他夫婦醒來。那火早已封門。張海見勢不好。一路喊。一路打立壁立壁一倒。將他夫妻壓住。他夫妻剛把立壁搗開。又斷下抬樑一根。將脚骨打做

幾節。及近鄰跑來。把火打滅。他夫妻早已燒死在內。那些近鄰卽同團首進城。會他哥哥一同報案。隔了兩日。太爺親臨勘驗。見那火是由內宅起的。知是天意。當問張濤。張海有後無後。張濤稟稱。子女俱無。太爺卽命張濤領屍安埋。張海一分家業。盡行判與張濤。張濤進城完案。歸得家來。纔將他卅夜夢神人所說的話。取出與眾人詳解。眾人看了。方知首句莫焦莫愁。是個喜字。過殘年。是言有喜事。過者個殘年。次句報應無日。是言三十夜莫得日子。有天。是言報應在三十夜。却有天意。三句一人雙眼。是個火字。等生。是言只等火起。末句買業不要錢。是言張海前頭告過買賣。如今人死絕了。一分家產。歸與張濤。豈不是管教買業不要錢。眾

人詳解清白，又說張海前日落水，見一穿紅袍的神人，將他提起，丟上岸來。如今燒死，纔知那穿紅袍的乃是火神，他不該淹死，才該燒死。從此看來，全氏受報，由於唆丈夫張海受報，由於信婦言，今之爲妻妾者，慎勿捏虛詞以唆丈夫爲兄弟者，慎勿溺床第而侮兄長也。

閨女逐疫

本朝有一士人，姓何，號靜菴，其妻王氏，膝下所生一男一女，男名桂生，女號春英，兄妹二人俱極聰慧。靜菴夫婦視若掌珠，愛如珍寶。桂生尙未聘定，春英從小許與同鄉一富家爲媳，看看兄妹二人年已七八，正當教訓，怎奈王氏百般護庇，衣食任其鮮美，打罵不忍，遽加靜菴恐其長大難以成人，所以甚是憂慮。一日謂妻王氏曰：俗語有云：人生養子不難，教子甚難。又云：教子嬰孩，又云：桑條從小鬱，子孫只要教得好。後來興家創業，都有期望。縱目前寒微，得好子孫，亦有餘歡。所以古人云：有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不爲貧。倘溺愛不教，聽其長成頑性，作厥非爲，大則覆宗絕祀，小

則敗戶辱門。雖有萬金之家。莫供半年之用。致令爲父母者白首興嗟。黃泉隕涕。事後空悔。有何益哉。所以先賢云。不願金玉重重貴。但願兒孫個個賢。今桂生年已八歲。我意欲編一俗歌。令兒誦讀。賢妻務要齊心嚴禁。不可過庇。致悞終身可也。王氏聽得。溺愛有害。乃笑曰。養不教父之過。兒係夫生。教宜乘時。何庇之有。於是靜菴乃撰一俗歌以教之。歌小孩子莫要吵。聽些善話好不好。年紀輕見識少。後生可畏莫錯了。良言勸你須子細。積善修德要趁早。若是勸你不肯信。只怕後來悔到老。小孩子年紀少。讀些詩書無價寶。人不知你都曉。出門上下人稱表。開口便問誰家子。誇你爹媽教得好。滿門家眷有臉面。實在增了光不少。小孩子年

紀輕。急忙孝順二雙親。生養你費盡心。莫忘劬勞養育恩。九歲黃香曾扇枕。七歲安安負米行。若還學得古人樣。不枉爹媽養一生。小孩子存孝心。切莫反眼恨雙親。爹媽喊忙應聲。不可黑臉董嘴唇。就是打罵莫生恨。逆來順受要心真。莫說你骨尙嫩。要趁骨嫩早定根。小孩子要孝和。莫欺弟弟慢哥哥。路讓行。位讓坐。休因言語乖天和。弟兄原來如手足。須當愛敬莫待薄。就是外人年長我。也要謙恭休忽畧。小孩子莫輕狂。舉止動靜要端方。莫起假。莫逞強。禮恭必敬。纔在行。說話着實莫扯誑。扯誑之人壽不長。若把忠信從小養。長大成人有綱常。小孩子常上坡。切記不可唱山歌。月亮彎。呀而啣。野話罵人罪孽多。人罵父母少教訓。必生

口角起風波。陰司去把舌割。那時方悔莫奈何。小孩子學禮儀。見人勾腰深作揖。人問話把身立。容貌端莊要整齊。閨閣廚房是非地。不可亂走惹嫌疑。升堂坐席有禮儀。歸家莫等日落西。小孩子要戒淫。切莫偷眼看婦人。見人家女釵裙。猶如姊妹共娘生。卽作話休談論。風流樣兒莫習成。倘起淫心有神恨。何況親身壞品行。小孩子口要守。是非原來朝朝有。慢開言緊閉口。切記不可說人醜。說人過錯鬼神怒。敗人名節壽難久。若聽他人談非禮。寧可掩耳往他走。小孩子莫要搞聽我者話。方才好。若些話雖易曉。做到老時學不了。你成好人名譽好。從頭至尾要記倒。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分來遲與來早。何靜菴將歌作罷。令桂生熟讀。

責其照歌體行。不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非爲之行。一毫不染。王氏見之。方喜道。果然是教得轉的。我有此子。何患家道不成。一日謂夫曰。教子既有義方。不知教女亦有良法否。靜菴曰。養子當教。養女尤不可不教。蓋子不教。不過害己。女不教。更貽害於人。所以古語云。養子不教如養豬。養女不教如養驢。誠以女生外向。若教之不善。一旦離閣。公婆不知孝。丈夫不知敬。妯娌之間。詬誶時聞。子姪之輩。殘刻難堪。甚而醜事現於閨門。羞及滿族。臭傳一鄉。種種弊端。難以枚舉。皆不教訓階之厲也。故教子不可不早。而教女尤不可稍遲。今春英年已七八。正當迎機化導。以啟善心。若任其驕養。必生後悔。是在賢妻之自爲籌量可也。王氏曰。夫君教子

得力全在一歌不知教女亦有歌否靜菴曰既欲訓女作歌何難
乃援筆書云小姑娘年紀小趁早讀書好不好詩與書無價寶
會寫會算比人巧小姑娘女兒家丟了詩書莫做花學績麻學
紡紗自裁自剪誰不誇小姑娘走人戶出門要跟媽一路頭莫
歪眼莫露端端正正出脚步小姑娘到人家切忌不可打噴嚏
莫妖精莫乜巴莫拜保爺與乾媽小姑娘莫亂走酒席場中是
非有休逞能亂開口男女交言自家醜小姑娘人問話輕言細
語聲莫大好和歹記心下不說是非無人罵小姑娘金蓮小梳
頭穿衣俱要好又潔白又緊找樸樸素素莫妖嬈小姑娘布衣
料莫嫌破爛就不要洗得好補得到穿得周正有誰笑小姑娘

女是客兄弟姊妹要親熱在娘家如借歇聽講聽教詳捨得小
姑娘養育恩父母劬勞本非輕要家養娘家生出嫁當念爾生身
小姑娘做媳婦操持家業理事務有銀錢要當數會用不在家
豪富小姑娘孝公婆三餐茶飯莫待薄清茶飯擺上掉歡容笑
臉親自樂小姑娘公婆老一年不比一年好有孝敬各自了莫
推兄弟與哥嫂小姑娘敬丈夫早晚殷勤心莫粗奉茶湯聽喚
呼孝和就從者起初小姑娘丈夫怒切莫鬪吵討厭惡忍着聲
退一步漫漫從容去勸住小姑娘伯與叔本是丈夫親手足有
吵鬧忙安服切莫火上添油燭小姑娘妯娌好商商量量切莫
吵愚的多賢的少讓他幾句就過了小姑娘親族來和悅顏色

巧安排小菜飯捧上台賢淑恭敬女賢才。小姑娘當家早油鹽
柴米當如寶勤做活忙起早公婆丈夫喜不了。小姑娘煮茶飯
不慌不忙早去辦或燒柴或燒炭廚房打掃也好看。小姑娘要
息禍是非原來口上過東家要西家坐談論是非大有錯。姑娘
們仔細聽幾句俗言勸你們聽在耳記在心學到之時值千金。
靜菴作罷亦教女熟讀春英素性聰明每讀一段必求父講解句
句心領神會事事身體力行一毫不敢違背其母喜曰養女若此
不必憂矣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雨人有旦夕之禍福忽一日靜菴
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兄妹二人衣不解帶葯必親嘗每夜竈前焚
香禱告各願減算益親不料病勢益急無法救治兄妹慌忙無措

復至竈前撞頭而拜哭泣不止正在倉皇俄聞犬吠之音連聲不
絕兄妹二人起視只見一人頭戴白帽身穿皂袍懷抱葫蘆一個
自言從崑崙山來有起死回生之術兄妹大喜跪求靈丹只見那
人將葫蘆傾出兩顆紅丸遞與桂生說道小小紅丸撲鼻香回生
起死最爲良世人不孝休空望惟善方能格上蒼說畢又言道口
渴得緊待我自去捧杯茶來乃縱步走入廚中去了兄妹二人隨
後進來竟自不見互相驚訝忙用滾湯將丸與父吞下未上半日
便起坐呼食數日而愈方知是竈君顯聖急備香燭答謝神恩者
且不說再言春英此時尙未出閣其公婆一家不信善言銀錢雖
廣徒供浪費勸他爲善如割身上之肉將來作惡如棄路旁之蒿

正與一篇俗歌相合。聽我讀來一聽。富貴貧賤有命。前生修積各別。貧賤固屬自造。富貴正宜修德。莫負前生善根。再種來生福澤。或是濟人利物。或把善書刷刻。或是提拔寒士。或把義館多設。或是救活女嬰。或又施茶解熱。善事難以備舉。陰騭文上一切。果能造到極處。自然神欽鬼祛。兒孫世代富有。三代俱超幽關。功圓行滿之日。仙籍早把名列。何等榮顯快樂。道理一定不惑。無如癡人不信。苦把銀錢貪刻。勸他作善修福。猶如針上削鐵。與訟如同蒿草。濟急推言緊迫。嫖賭不拘多寡。行善假說莫得。一味刻薄慳吝。詭詐機謀叵測。反誇精伶能幹。那知無邊惡孽。冥冥絲毫不爽。點滴注在黑冊。趁早回頭是岸。莫把良心盡黑。罪過一悔便消。天

不遽加譴責。總要聽勸方好。切莫儘不開圻。人生歲月有限。只恐一旦氣絕。那時失悔不轉。任爾滴盡泪血。雖是一篇俗歌。願人早些體貼。春英那公婆一家。就是不聽善言之人。有勸之者。便曰。我不喫人。不害人。要行個甚們善事。那知他口如是。而心不然。却事事皆從那瞞心昧己上做出。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誰知惡氣太重。疫症相侵。是年正月元旦。有同鄉雷正明者。好行陰騭。是日黎明啟門。忽見五人並趨而過。正明問道。過者何人。答曰。我等五個瘟神也。因此方人民不善。特來挨門插旗。正明曰。我家爲何不插。神曰。爾家三代人。不食牛犬。兼之爾又好行陰騭。故不插旗。說畢而去。是年三四月間。一鄉瘟疫流行。死亡過

半而春英之公婆亦合家倒床命在旦夕與何家相隔十餘里一日前媒至家言及病症凶危得很並言公婆思念春英之情春英聞之飲食俱廢涕泣交流急忙轉至綉房收拾衣物來至堂前拜別爹媽靜菴一見驚問道女兒若般收拾要向何往春英啼哭不言母曰莫非要去外婆家去春英再三不答只是啼哭哥哥桂生一旁拍掌笑道妹妹不講我到明白了定是聽得媒言望欠妹丈那一家要前去看病的意思靜菴聞之大怒道小丫頭好不要臉回顧其妻王氏曰你養的好女真正不替父母爭氣了於是夫妻二人指住春英大罵一番詆罵聲丫頭不知醜然何想得者糊塗你還未曾出樓口桃之天天未上梳未曾飲過婆家酒為甚做事

不害羞父聞病凶嚇得抖說是寒症把人收換門傍尸像死狗屍骸無人葬荒坵丫頭反向他家走敢莫去把性命丟外人聽見笑破口罵你無臉小丫頭左鄰右舍誰不臭都說爹媽少教育越思越想越是惡枉自搵你意似牛水竹棍子掣在手誰個胆敢出門閨靜菴夫婦執棍在手怒而不息長嘆道小丫頭養驕了好不要臉正是養女不替娘爭氣枉費劬勞一片心何春英見得爹媽發怒含着珠泪雙膝跪地誰知跪左則父向右跪右則父向左全無愛憐之意春英萬般無奈只得明明哭訴道詆春英雙膝跪爹媽聽隱微人生在世何為貴一孝格天古人為非是女兒不知愧爹媽胆敢違命出香閨况爹媽常教誨媳奉公婆是正規爹媽兒

若未許配與兒無是非今既許兒婆家內恩義當全向誰推况聞

公婆牙床睡命在旦夕病凶危多媽有病不調兒多罪公婆娶媳

所為誰說甚麼嫌疑當避諱說甚麼未曾飲交杯倘若一旦把命

廢兒縱嫁去也枉為常言道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女原生外

向終要咏于歸趁此到家奉杯水縱死黃泉心無虧縱染病不失

悔死生憑命何敢怨對多媽莫說二姓把親對就是鄰舍疾病也

當扶持把藥饋才算得和睦鄉里同安共危况兒公婆年老雙垂

泪白髮兩鬢披木已黃落豈堪雪霜墜果已成熟怎經狂風吹怕

只怕一氣不回抱恨無涯泪長揮兒因此含羞帶愧捨死忘生奉

庭幃但願得公婆病症退焚信香答謝神威望望多媽恕兒之罪報

恩德共有光輝多媽

若不依允兒長跪總祈開恩發慈悲 春英

哭訴一番靜菴想道要許他去又怕惹人之疑欲要不許又難全

女兒之孝事出兩難計將安出哦有了不如命桂生送妹一同前

去諒想女兒有此孝心兄妹必然清吉倘病若愈一同歸家有何

不可於是吩咐桂生雇轎送妹來至婆家再說他公婆一家病勢

沉重人事不醒春英未到之時忽聞眾鬼語曰孝女來矣若不遠

避恐遭天罰合家無不聞之及春英至家用薑湯次第灌之次日

皆起坐思食甫三日舉家皆愈公婆病得兩眼昏花一見春英定

睛而望拭目一會方仔細問道謳者一位小姑娘你却姓啥莫非

是天仙女落在我家春英笑道哦却原是何仙姑又把凡下蒙仙

姑賜靈丹救我全家公公婆婆非天仙即地仙神通也大那一

位好像那韋馱菩薩不是的哦是金童和玉女雙雙動駕打

救我一家人恩德誰加公公婆婆小姑娘者句話說來有

假我家中那有你若樣仙花公家認若認真是媳婦蟠髻

高掛又怎麼未上梳中分兩丫奴是未出到把我病昏沈難

分真假原來是何姑娘降臨草榻冒造公何姑娘金蓮步擗不

動駕今到舍為何事請說根芽專為公兒一心為公漣瘟

疫不怕不由我年邁人心如刀插者是理我家中不行善

纔把病惹有勞了何姑娘捧湯遞茶人吃五就的些小心念何勞之有

請姑娘真果是孝行甚大未到門瘟疫神盡行搬家不避嫌不怕

死不辭笑罵塵世上難尋你者樣女娃倘不嫌家淡泊在此閒耍

命人夫打轎去接你爹媽打攬多既如此莫忙行午後

送駕命家人切腊肉快把雞般何姑娘回家去莫要欠呈到後日

過門來漫漫報答公漣合家喜之不盡午後雇轎一乘送回家

去又過兩年方嫁到漣家極盡婦道又力勸公漣丈夫多行善事

廣種福田後生二子極其聰敏後皆為皇門貴客春英後享高壽

沒時異香撲鼻笙樂盈耳人人皆以為成仙證果云從此案看來

人果能曲盡孝道真果是却病延年極妙金丹人何憚而不為自

甘墮於疫劫也哉

雷神碑

洪化年間保寧府閬中縣有弟兄二人姓何兄名紹啟弟名紹興父亡母存紹啟自幼娶本境林姓之女爲妻者林氏是个奸巧婦人每逢丈夫在家只見跑進跑出又在做者樣又在做那樣只等丈夫前脚出門他在家中不是弄吃哈就是去睡覺他婆婆當未接他之時就中了風口不能言他一進門就有不孝處婆婆又說不出來不久婆婆身死他也假粧啼哭悲哀把丈夫哄得漆桶打坐一般又隔不兩年兄弟紹興成人接个弟媳娘家姓路路氏一過門來林氏就如接了媳婦天天坐吃現成只有弄甚麼好飲食他便上灶弄起又端在一邊去吃却喜者路氏賢淑也不與他嫂

嫂見盡那知林氏見弟媳讓他就越見高興不但家中的活路要他去做連他丈夫的小衣都要弟媳去洗路氏害羞不洗林氏就懷恨在心一日路氏出外去尋猪草林氏悄悄取塊腊肉提到路氏房中掛在單子後面纔跑出來吵說腊肉不見一塊紹興聽聞來問嫂嫂是甚麼時候不見了的林氏說我不愛講講得來還說我翻嘴哩今年屋裡纔添个人失的東西也多也不止一塊腊肉者腊肉今早還在怎麼者陣就不見了紹興聽罷心中想道嫂嫂者話明明在說我路氏妻子者賤人先前出門是我親眼看見並沒有拿甚麼東西此時腊肉不見者肉必然還在屋裡待我進房看看及到房中處處尋到都不見有纔去往單子後一看果然有

塊腊肉剛自取下，恰逢路氏回來，問道：「夫君呀，你提此肉在那裡去？」紹興也不答應，當時提出房去，尋根棒棒將路氏一陣亂打。可憐路氏不明不白，被丈夫打不住手，只跪房中，嚎啕哭道：「詞夫君且息雷霆怒，聽你妻子說明日。自妻來家理事務，件件依夫未忽。疎縱然爲妻有錯處，還望夫君漫約束。怎麼一旦把情負，拿棒打妻甚狠毒。妻子把話對你訴，還望夫君聽心腹。今日打妻爲何故，只求夫君明說出。」紹興罵道：「你者狗賤人，你自己做的事，你還不明白嗎？者回念你是初犯，饒了你罷。」各人起去，紹興也出去了。路氏仍然不知丈夫打他爲着何事。林氏又來才撥路氏道：「路妹呀，二叔今天打你，你曉得麼？」路氏哭啼應道：「到也不知。」林氏說：「你

不曉得吧？我看二叔那樣子，怕是不愛你了。」路嫂嫂又怎麼知道林不是添話，今天看你剛纔出門，二叔就在灶屋裡取塊腊肉，提到你房中去了。你回來他又在打你，我想總是他借腊肉誣你說，是你偷去的。他纔打你嗎？你怎麼儘他打你，總不還手啣。路嫂嫂呀者婦道人家，要知三從四德，出嫁從夫，乃是婦人家的正理。因爲爲妻子的，有不順從丈夫處，丈夫纔生端打罵。若一時與他鬪打，豈不成了潑婦嗎？縱然他者個時候打我，待他氣醒了，還打我不成。林氏見路氏才潑不起，好不羞愧。隔了幾日，又見路氏去尋，路氏悄悄撒些米，一路撒出門去，撒到鄰居有个汪大嫂門口，又悄悄轉來，說米不見了。紹興聽聞，想又是路氏偷了，卽出門

去捕剛出得門來見地堪邊上撒的有米他就一路看去那米對
直撒到汪家門口路氏又沒有在那裡又走過者邊來看纔見路
氏在田邊尋猪草卽把路氏叫回不由分說又是一陣亂打路氏
跪地求饒叫了一聲夫君哪詞者陣打得魂飛盡哭聲夫君聽奴
明你還有甚前日打妻未怨恨今又打妻爲何情嗎你還假粧在問
那裏麼說的家中失米那一陣妻子全不知信音你還不知音信吧你既
着你一路撒起哎呀夫君呀是誰將米撒路徑還望夫君察分明還說
是外人撒的呀是外人撒的米藏身邊有形影將米放在何處
怎麼者米又從我屋裡撒起走你存你米你是你偷你把你米你放你在你汪你家你叫你來你問你對你出你打你死你也
甘心你把你米你都你拿你把你他你呀你哎呀你夫君你呀你者你場你冤你枉你夫你不你信你情你願你對你天

把誓盟 你者陣還要盟誓呀莫把老子氣死了當時又抓倒一
陣亂打打得路氏橫身是傷路氏滿腹含冤心想尋死怎奈身懷
有孕也只得苟延性命從此紹興就不與路氏同宿那知林氏猶
不滿意還時常在紹興面前刁撥紹興不見路氏心中無氣一見
路氏就咬牙切齒恨入骨髓一日林氏弄得有菜見紹興許久未
打路氏他故意攏來叫紹興與路氏一棹吃飯使紹興好打路氏
誰知紹興總不發氣林氏見紹興無有動靜又故意把菜往路氏
碗中俸一塊都不與紹興奉紹興看着看着心中不忿隨手將路
氏的飯碗搶來口裡罵道你首樣的賊婆娘吃老子的飯老子都
還不愛怎麼還要吃菜你去與老子死了罷路氏受此凌辱聽丈

夫叫他去死當即轉身進房去自縊誰知命不該絕剛纔上吊繩
縲一斷滾跌在地不覺將胎觸動即時臨盆得生一子林氏聽得
嬰兒下地必要他撿他忽然粧病不去路氏見兒下地約有兩個
時辰無人來看一眼只得自檢上床又因丈夫嫌他無人到娘家
報喜那還有甚麼好的來吃餓了一天受餓不過只得勉強走進
灶房煮點飯吃林氏見路氏煮得飯又生的是兒就越發不愛心
想他如今得了兒紹興必然回心愛他倘若說出我才撥情由他
豈肯與我甘休嗎我不如趁早打个主意免得他夫妻到一堆纔
好恰逢紹興在外歸來林氏說蒸賀二叔如今添喜者吓該要到
路妹房中去了麼紹興說去到要去還要等我把喜報了回來纔

漫漫去看我的兒了哩林氏又問二叔呀你今年是那一月就沒
有與路妹同宿的紹興說我到忘却了林氏乘紹興忘記月數想
多說兩月又好使他夫妻不和免得敗露前日刁撥那些情由於
是以冷言譏誚道二叔呀我像記得你是今年正月與路妹角孽
就沒有與路妹同宿如今又是臘月得了兒子過年到纔歡喜紹
興聞言忽然驚覺道我今年正月就沒有與者賤人同宿如今又
是臘月總共十二月了者兒子又從何來想必者賤人勾引情人
所得當時氣逼不過即跑進房去口中罵道你者淫婦我今年正
月就沒有與你同宿如今是甚麼時候得了兒子還有臉來撿起
你與我連兒一路滾出去路氏正待分辯紹興那裡肯聽即時將

路氏趕出，可憐那路氏，身負冤屈，懷抱嬌兒，哭哭啼啼，出門出得門來，天色已晚，又莫歇處，心想把兒丟了。一來怕冤屈越難伸辯，二來怕絕了何門香煙，只得在那灰房簷邊，向天大哭。詞路氏女未開言，淚如雨滾，哭一聲，老天爺細聽分明，自從奴嫁過門，未得清靜，不兩月，被丈夫懷恨在心，頭一次誣偷肉，打罵一陣，又不久為失米，復受非刑，打得奴橫身上，都是烏埂皮肉破，筋骨痛，未怨一聲時，只望奴的夫回心改性，又誰知他把奴全不當人，不過是三五天，又打一鈍道，叫奴猜不透，夫是何心，前日裡為吃菜，惹夫怒恨，搶飯碗，強逼奴去喪殘生，逼不過進房中，尋縊自盡，繩縊斷，跌在地，嬰兒降生，在月中，無雜酒，都不怨恨，又可憐奴的夫，趕奴

出門，口口說奴在家，行不端正者，嬌兒不是他，一脈所生，含冤屈，出門來，無處逃透，想治死小嬌兒，怕絕後根，莫奈何，坐灰房更深，夜靜，把冤情纔對天，一一訴明，一更裡抱嬌兒，風前坐定，觀四下，黑暗暗，絕無人聲，常言道，在月中，要將風禁，誰像我路氏女，霜打週身，二更裡抱嬌兒，咽喉哽哽，哭一聲，奴爹媽如箭穿心，昔年間，養女兒，生怕受冷，到今晚無歇處，戰戰兢兢，三更裡抱嬌兒，啼哭難禁，解鈕絆，喂兒奶，手似寒冰，那一個到此時，未曾睡盡，可憐我，聽响動，嚇弔三魂，四更裡抱嬌兒，前思後忖，想起奴者命運，寔在傷心，人有妻，誰像我，受苦不盡，說將來，鉄心人，也不忍聞，五更裡抱嬌兒，珠淚滴盡，娘受冷兒受寒，誰人知情，但不知，奴前生何孽

太甚孤單單，坐灰房，哭到天明。路氏被丈夫逐出，一夜哭到天明，又不敢回屋，萬般無奈，只得抱着嬌兒，往娘家安身。且說是夜，紹興忽得一夢，夢見他爹爹罵道：「你者奴才，平素不察虛寔，聽信你嫂嫂的讒言，嫌恨妻子，又敗他的名節，將他趕出，他猶死死守着嬌兒，爲何門存其宗嗣，可謂承宗孝婦。又兼知三從四德，可謂何門淑媛。」上帝憐他身負冤屈，不能得伸，要將你叔嫂二人一並遣雷打死，是爲父於行文使者，近前哀懇轉求。上帝減奴才壽算一紀，得免雷劫。你還不急時醒悟，將妻子接回，爲父亦難爲奴才解免爲父去矣。紹興醒來，以爲夢幻，是虛，不甚深信。及到次日，也不去接路氏。路氏行至中途，鞋尖腳小，又加上肚中飢餓，是走不動了，就坐在路邊。左思右想想轉，婆家去，丈夫又不許落屋，想回娘家去，路途又遠，得很想來想去，想到那十分莫法處，說聲也罷，我不免將嬌兒飽飽喂一度，奶丟在大路旁邊，或者有人撿去，也得一條活命。然後拜謝爹媽養育之恩，自盡了罷。於是邊在喂奶邊在啼哭道：「抱嬌兒坐路旁，悲聲大放哭一聲。娘的兒痛斷肝腸，娘只說養嬌兒終身有望，又誰知未滿月，母子分張。誰有兒他不願，自己撫養誰有兒，他捨得丟在路旁者，都是莫奈何。娘纔者樣，娘的兒休怪娘毒心毒腸，娘願你得人撿殘生，有望娘願你得成人聰明，在行娘願你讀詩書，早登黃榜。娘願你到後來，身人朝堂，你雖然是夢虫，不知情狀，娘遭冤，不得不訴說衷腸，捨不得。」

乖乖兒怎肯丟放捨不得乖乖兒怎忍拋荒細思想奴生平無甚過妄老天爺却然何眼中無光哭不盡傷心話把兒輕放乖乖兒莫啼哭娘心難當硬着心走幾步回頭又望兒哪怪不得爲娘的者樣下場路氏哭畢把兒放在路邊走幾步又回頭一看心中十分傷慘他也莫奈何只得硬起心腸走到前面一高崖邊上向着娘家那條路拜了幾拜回頭喊了一聲娘的痛心兒哪就往崖下一跳忽然空中雷聲大作似有人將他提起把嬌兒放在懷中纔不多時路氏昏迷過了睜眼一看只見嬌兒果在懷中抱着自己又坐在草坪內又見一婦人赤着身體跪在面前路氏仔細一看纔是嫂嫂當時伸手去拉又拉不起來回頭一看又見丈夫來

了路氏還未開言只見紹興說道賢妻呀昨夜夢爹爹怒責爲夫誤聽嫂嫂讒言敗你名節將你趕出上帝要遣雷將我叔嫂擊死又苦爹爹替夫哀求減壽一紀得免雷劫叫爲夫前來接你爲夫一時不信今日嫂嫂與哥哥角孽忽然一雷嫂嫂不見爲夫纔知所夢是真特來尋你望賢妻莫記前仇路氏乃是賢德之婦雖然前遭冤屈只怪自己前生修積不到並不曾埋怨丈夫一聲所以他自己寧死都不肯斷絕丈夫的後代此時聽丈夫說出前情纔知他前受冤屈盡是嫂嫂刁撥今見嫂嫂被雷打死因對丈夫說道爲妻雖然前受冤屈只怕夫君不知今日既已知道又有何仇不可解釋時纔聽夫君說嫂嫂不見者跪地不是嫂嫂是誰紹

興近前一看見背上刻詩一首云 惡貫積來一並除欺姑已甚
更欺夫敗人名節重添罪違犯天條勢必誅 紹興看罷即同路
氏歸家與哥哥說知說嫂嫂被雷擊死在東出坪紹啟即雇人一
路去收尸殮殮那知那尸首如長在地面一般拉不起來紹啟無
奈也只得就地將尸安埋不料那夜又被雷將土擊開紹啟纔請
工匠打一石碑將林氏背上所刻的刊在碑面取名雷神碑記然
後又用土安埋安然無故碑坟至今猶存其後紹興之子得入膠
庠紹興到五十二歲忽得一夢見一神人說道爾壽該六十只因
昔年聽信爾嫂讒言刻待爾妻死期將至矣紹興次日與子說知
果於是年得病而死從者案看來你們待妻妾的當知自反而待
弟媳的尤宜謹開口漫開言莫使奸巧傷人和睦敗人名節可也
如像林氏死遭擊碑記流傳千古之惡人亦千古之罪人可不畏哉

化懶爲勤

湖廣常德府一人姓蕭名尚忠妻陳氏所生三子務農爲業每歲
栽谷三十餘挑長子次子俱已完配兩個媳婦都是富家出身一
不知到做活二不知到節儉家中的用度就漸漸不敷又因是年
要接三媳家無銀錢難辦采禮尚忠即與一友人借錢廿串文約
定過酒後三日交還在尚忠的心意只望擺酒親朋必要送禮把
禮錢湊集縱然不够還賬自己又辦些湊數豈不把二十串錢賬
還了那知過酒那頭一夜忽然陰雲四起一陣風過大雨陡至從
半夜落起直落到第二夜方住河水頓漲尚忠原傍河岸爲室那
些親朋多在對岸居住見水也漲得大船也開不得就沒得一人

來送賀禮，尙忠暗暗叫苦，又說不出口。及過酒七日，尙忠無錢還賬。那友人心想：他原約過酒三日交還，今天也有了七日了，怎麼全無動靜？遂到尙忠家下催討。尙忠推說沒有辦齊，再緩三日。一齊奉還，友人去了。尙忠想道：前日過酒，天不湊興，沒有收得禮錢，家中又莫賣的，日期又約得促，者二十串錢從那裡辦來？就獨自一人在堂屋中弔淚。他妻陳氏一眼看見，便上前問道：夫君哪你纔接了媳婦，乃是喜事，怎麼還在弔淚？尙忠叫了一聲：賢妻呀！你不知到聽為夫說來。歌見得賢妻把我問，兩眼淚滴濕衣襟。夫為何這般傷慘，只為命運多否，鈍苦守淡泊已半生。者都是你我夫妻前生的修積未到，半生受苦不怨恨，可憐為兒磨穿心。人生在世原是者事嗎長媳次媳剛接進。

又為三子圖婚姻。大的都接了，小的未必不接。奈無采禮去作聘，纔與友人借錢文。道聽聞夫君在說前日，那些采禮是借那辦的哩，如今又還了未曾。就為無錢把賬挺，因此友人纔上門。哦起先來那人，他纔是來要賬的，也既來要賬，他又怎麼走了。推限三日齊還，盡他纏起身回家。夫君限定三日還家中，又辦不出來，又怎麼還法呢。左思右想方設盡無錢，故爾放悲聲。者是為兒受此緊，看我怎不泪淋淋。尙忠一邊在說，一邊在哭，不想那三媳在房中聽得清清白白，列位你們道那三媳娘家姓啥？聽了公公者一切話，又便如何？那三媳娘家姓田，乃本境田遇豐之女生來人也。聰明娘家的教約也好，不但知到孝順，凡於待人持家，無不知進知退，有條有理。此時聽見公公在說為接媳婦欠債無償，他那心中不覺惻然難安，等

丈夫歸家，就將公公啼哭情由說明，又說他願回娘家借來填還。仰丈夫與公公說知，免得悲啼。田氏說罷，果然收拾回娘家去了。在母親面前，借得私房錢十五串文，即命人盤至婆家，又自將首飾取了兩樣，叫丈夫掉換，湊滿廿串，交與公公。尙忠一見，好不歡喜。當命人挑去送還友人。自此田氏在家，朝日發憤，勤積苦儉，凡谷米雜糧，全莫一點拋散，竟與兩個嫂嫂大不相同。尙忠見他者般勤儉，又有拿作，越見歡喜，心想我接了者樣媳婦，不愁不興家了。就與陳氏商議，要叫田氏當家。陳氏與田氏說知，田氏堆說還有大嫂二嫂在前，不肯承任。尙忠那裡肯依，田氏不得已，纔接手。經管是味都往他手裡進出，他見倉中只有七八挑谷子，還要四

五個月，纔接得到新，又有十幾口人吃飯，每逢他兩個嫂嫂上灶，盡是白飯，全然損減不到他，便不要兩個嫂嫂煮，每飽將公婆的飯另外弄起，以下揸些雜糧，搭些菜蔬，飽飽損些，免得買吃。那知那大嫂二嫂，平日把好的吃慣了，此時見弟媳揸雜糧搭菜蔬，勉強吃了幾飽，大不耐煩，就在背地私議道：「者个嫂嫂，好不可惡，在娘家弄點錢來買乖，把家弄在他手裡，當纔來刻苦我們，我們二飽叫起娃娃吵鬧，問他要好飯吃，看他還刻不刻我們。」及到次日，田氏一早起來煮飯，揸了些豌豆，把飯都煮好了，他兩個嫂嫂方纔起來，每人帶兩個娃娃，攏去吃飯，見揸得有豌豆，那些娃娃又是大人教過的，就一聲哭起，不吃豌豆飯，要吃盡飯。那大嫂二嫂

也跟着說氣話，你着些嫩打顛的，拿到豌豆飯都不吃，還要吃盡飯，好看當家的人，二回連豌豆飯都不拿，把你吃哩。田氏聽得此言，心想兩個嫂嫂明明在說他，當時也不發氣，仍然歡容笑臉的說道：二位賢嫂，呖妹看你們平常甚是聰明，今日爲何說出者樣的話來了？爲妹有幾句言語，二位賢嫂漫漫聽道。歌賢嫂寬懷且聽道：聽妹從頭說根苗，誰人不願穿吃好？怎奈有貧有富豪，富者珍羞吃不了，貧者多有鍋難燒。雖說我家未斷措，倉內只剩谷幾

若是積儉不稱早，怕的糧盡命難逃。縱然有錢買得倒，猶恐措稀，因此每飽把飯造，多換雜糧過終朝。好好歹歹只圖飽，頓折消一則積錢可防老，二則一家少受焦，三則兒孫

照樣好一輩，更比一輩高。莫說爲妹多薄道，故意刻苦小兒曹。若使好的吃慣了，怕的大來氣難淘。又況俗言說得好，常受飢寒百病消。實言一段已盡表，大嫂二嫂何不仔細想分毫。○田氏說畢，又道：二位賢嫂，俗言還說得有人之兒女，如己之兒女，就是外人的兒女，都要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何況姪兒姪女，爲妹又焉能不小心，不拿好的把他們吃嗎？但家中人口甚多，谷米將盡，一旦吃完了，就有多少的不好處。且莫說姪兒姪女，不宜把好的吃慣了，就是你我姊妹，尚屬年輕，做也做得，淘也淘得，未必家中寬裕，也是者樣，不過此刻吃費不敷，不得已要減損。況人生在世，惜財用正是惜福。若年少時肯積儉，一到老來，穿也穿不盡，吃也吃不了。

有那些不美、那些不好、大嫂二嫂、你漫漫去想、那兩個嫂嫂聽了、弟媳者番言語、說得如夢初醒、方知當家人的難處、以後就再吃、弄些都心甘意願、縱然娃娃要吃好的、還要好好的、睡住、若睡不住、就是或打或罵、也不許他吵嘴、那兩個嫂嫂飲食到不擇了、只是還有些懶惰、田氏幾次要說、怎奈又是嫂嫂、不好說得、幾次要勸、怎奈不到一堆、不好勸得、忽者一日、大嫂叫二嫂、帮他打雙小鞋底、那二嫂也是懶人、就說你自己不曉得打、要我帮你打、大嫂、莫那們做得出來哩、我那天還帮你抱娃娃、二嫂、你纔帮我泡一會娃娃、就拿來上口、我往回帮你洗尿片、喂奶、又莫有見拿來說、大、那是我在月裡嗎、你往回坐了月、我還把你扶持少了、

你、今天說者莫良心的話、二回還要不要人、二我二回就要人、也不要你那宗懶人、大、噫、你還說我懶、推算你勤快、你既勤快、爲啥一天光坐、二我就一天坐、總比你那一天光困、要好些嗎、大、你者婆娘、莫說那們可惡哩、二我到不可惡、曉得那些攤屍的、纔可惡、大、啞、你不帮我做、也就罷了嗎、還罵我攤屍、我在攤屍、你不在坐、監、兩個就大罵起來、田氏聽聞、即來勸止、那大嫂就挪住說、田妹、哪、你看你二嫂那可惡、婆娘、儘他剛纔說一句、那二嫂怕大嫂說贏了、就把田氏挪過去說、田妹、哪、你看嫂嫂那可惡、婆娘、也纔說一句、那大嫂又怕二嫂說贏了、又把田氏挪過來、儘大嫂剛挪過來、二嫂又挪過去、那大嫂、惡氣不過、就把田氏往二嫂那邊一掀、

道就讓你个坐監的婆娘先說那二嫂惡氣不過也把田氏往大
嫂那邊一揪道就讓你个攤屍的婆娘先說田氏被兩個嫂嫂者
邊一揪那邊一揪就掀跌了一跤半天翻扒起來道你二位嫂嫂
再掀吓子害怕你們到想說莫人聽了特問二位賢嫂到的為味
事講嘴啲大嫂便說田妹哪可憐我前頭帮你二嫂做了多少活
路今天纏叫他帮我打双小鞋底他硬不帮我做不帮我做都莫
來頭他反轉罵我攤屍你看可不可惡二嫂又接住說田妹哪你
看嫂嫂好橫的人他一天睡的時候都有要叫我帮他打鞋底我
不應承他就罵我坐監你看息不息人那大嫂聽見者話就跟着
吵道二嫂娘你莫那們說是你罵了我我纏罵你的哩二嫂也接

住吵道大嫂娘你莫那們講你不罵我我敢罵你兩個又一架吵
起田氏又勸止道大嫂二嫂都不必吵為妹有幾句言語不知二位嫂
嫂肯不肯聽兩個嫂嫂一齊應道田妹你儘管講講到那個錯了
我們再議賞罰田氏說為妹的話不是那般樣講二位嫂嫂漫漫
聽道歌未曾開言先下拜兩個嫂嫂亦即忙還禮道田妹哪你說
二位賢嫂聽從來我們都聽誰個家中無成敗是有句俗言須自
裁有句甚麼人吵敗來猪吵賣人家戶是就當時刻記心懷那陣
了俗言哪縱不能記強忍耐忍耐又持家能忍總算乖還有幾句
記得者些忍耐又休見怪聽妹一一說將來○嫂嫂呖者為長為大的人就要像个
為長為大的樣子不拘有甚麼活路先不先就要去帶頭那弟媳

看見你做焉有不做的道理。縱然弟媳不做，我也不說他，還是埋着頭做我的。他見爲大的做多了，未免過意不得，也是要來做的。兼之平日待弟媳，若弟媳有那些不曉得，也不當到人說他短處去。羞他只在背地一宗一宗的說與他知，他再有做不來的，你又從頭至尾教他去做，果能着般樣待弟媳，你有活路出來，莫說他要喊他，他總幫你做，你就不喊他，他也是要帮你做的。又還有甚麼嘴講，就是二嫂，你也要知敬重嫂嫂，才是道理。你想他是一大，你是一小，就些微有點活路，也莫說要叫你做，你該帮他做，即不叫你做，你也該帮他做。況且不是外人，你替帮他做了，嫂嫂也敬了，人情也盡了，恐後久有活路，不空做，他仍然也是要帮你的嗎？

怎麼貪圖一時安閒，就在家中吵嘴，莫說爲妹不該講，你二位嫂嫂都有不是，你看那興家的人戶，妯娌出來有事同做，有福同享，再沒有說那個該做，那個盡要，甚至還有爭倒做的公婆也喜歡，丈夫也喜歡，即傳回娘家去，娘家的父母也喜歡。至於三親六眷聽聞，不是者，个誇賢淑，就是那個稱能幹，即或要在那裡打親家，別人也爭倒開親，說他家中的傳授好，二位嫂嫂即着樣想來，那裡還有空時，那有還有吵罵爲妹，還有幾句言語，二位嫂嫂亦要緊緊記倒。歌人生不怕有過錯，只怕有過不知覺，知過果然能改過。改過方纔莫人說，就是向來多懶惰，從今發憤也不弱。做事莫分你和我，一家自然少孽角。言語太重休見過。大嫂二嫂照樣做去。

多安樂。○兩個嫂嫂聽了者番言語，自覺羞愧難當，以後不但懶，還極其和睦。自此三妯娌在家，又勤快，又積儉，剛剛五年，就買了一百挑谷子，又加上外頭三弟兄，都督謹小慎微，不尚奢華，連年只往上掙，剛過十年，陡然富足。那些近鄰聞知，是田氏的操持，都教各人婦女，使以田氏為法。莫一个不往上掙的。其後田氏得生三子，讀書俱聰明，總不能上進。田氏心想：娘家爹爹常言財貴聚，亦貴散。此時家道富足，後人又不能顯達，怕是未能散財，多積陰功，即又勸丈夫拿些銀錢，周濟貧人。果然三個兒子，一个入學，兩個補廩。那大嫂二嫂治家，道勤儉，銀錢未免看緊，一切方便事，不肯做，未積陰功。子孫雖富，無一成名。從此案看來，田氏一婦人耳，惟能尚節儉，以惜財用，感化一家，上令二老無憂，下令三子成名，非惟今之男子少，及即求之往古，恐亦有難焉者。

金人搬家

乾隆江蘇嘉定一財主，姓柳名映華，家中供一金神，驅盜逐邪，屢著靈異。房中修石庫二座，內皆金銀，娶妻賀氏，夫妻二人一不捨片善，不修人，皆以守財奴目之。兼之年近四十，膝下無子，單生二女。長女取名艷姑，許與袁姓之子名金龍為婚。次女取名蘭英，幼許李姓之子名春台為婚。俱係名門望族，家累千金。者柳英華為人，慳吝素畏其妻，凡事聽妻主持，不得自由。其妻賀氏口甜心毒，凡金銀入庫，便不用出。其族弟柳映棠常勸之曰：若大的家業，也要拿些來做點好事，光圖趨積，難道你夫婦帶到陰司去用不成？財也要看鬆些，莫太很很了。賀氏惡言答到：我又不吃人不害

人很只很我自家的今日也勸我施明日也勸我捨難道叫我白送與人不成嗎。好我到搬出去。你們到搬進來。不是見我有幾個錢。都不憤氣的。柳映棠知他頑梗難化。以後再不勸了。賀氏愈無忌憚。凡見螞蟻便以熱灰炮之。見油甲則以開水淋之。艷姑見娘如此。反以爲滾得好看。獨二女蘭英生來性善。見之不忍。每每相勸。賀氏反說到別人殺猪宰羊都做了。怎麼憐憫蟲蟲蟻蟻去了。蘭英說媽。蟲蟻也是命嗎。貪生怕死與人同。賀氏怒道。他怕死又不遠走些。偏要在者扒去扒來。我看見就是氣。蘭英說道。有油甲子才莫得蜈蚣蟲嗎。賀氏不應。蘭英也就不敢說了。一日賀氏燒一乾竹子在灶內。跳一火在手上。痛得咬葯的。蘭英在灶後下

米忙去一看。只見灶內乾竹子上。千萬螞蟻奔逃性命。急忙一手扯出。向外丟了。賀氏尙怒道。燒了我就算了。我總要燒了他才甘心。便要檢來再燒。蘭英扯住衣襟。哭泣勸道。謁哭聲兒的媽叫聲兒的娘。萬物貪生怕死。與人一樣的心腸。媽呀曾不見山中雀鳥見人捉他便飛翔。曾不見身上蟻虱見人尋他便躲藏。他是怎麼想怕的一命亡。媽呀莫說是些小物命。不足悲傷。請看那蟲蟲要死時也。曉得戰戰慄慄。媽呀難道他身上不痛。難道他心裡不忙。若是有人肯救他。他必定感恩不忘。媽呀時纔被火燒一下。就痛得咬啣連天。兩泪汪汪。可憐那千千萬萬成羣結黨。難道他莫得爹媽生長。難道他不是閻王發放。一旦將他制死。豈能甘心下場。

他必定攔住那黃泉路上。邀動那會飛的，有毒的，大眾相帮你來吃些肉。我去咬些腸，冤冤相報不尋常。媽呀莫說他不知事，他比人更在行。天要落雨了，便搬在高當天。若晴久了，便鑽在水旁。若見死了，啄處處在商量。有幾個走脚報信來，一羣下力帮忙好似那兵出陣，人抬喪來來往往，喜氣揚揚。媽呀兒想他鑽穴成家何等快暢。兒想他生蛋養兒何等安康。一下送他命，悽涼不悽涼。媽呀曾不聞螞蟻把墳壘，曾不聞螞蟻助水漿，曾不聞宋郊救螞蟻做了狀元郎。曾不聞沙靜救螞蟻，該死反命長。媽呀一日救一命，也把善簿上。一日救數命，功德更無量。人體天好生，天愛人慈良。賜福壽降吉祥，決不肯辜負人一片好心腸。賀氏浴盆著花孃

愚意還曉得甚麼宋郊，甚麼沙靜，快快講來爲娘的聽哩。蘭英道兒在外公屋裏，聽得外公常說，昔日有一宋郊讀書時，遇一相士說道：君相極賤，且死期不遠，急速歸家。二日之後，再來見我宋郊。別了相士，行至中途，只見千萬螞蟻在一土堆上，四面被水淹住。看看水漲，螞蟻奔逃無路，到處旋轉。宋郊見之不忍，忙將竹片作橋渡之，歸家備辦死具，全然無事。三日復見相士，相士一見，大驚曰：看君滿面陰騭，似乎救了千萬性命。宋郊想了一會，答道：並無此事。相士曰：不拘大小，卽一蟲一蟻，皆是性命。宋郊乃對以竹橋渡蟻之事。相士曰：正是此也。不但加壽，而且當大貴。後宋郊果狀元及第。賀氏道：者是他們出門人，扯攤子的蘭英道：陰騭文說救

蟻中狀元之選。未必菩薩都扯誑嗎。還有一個救蟻的。乃是個和尚。名沙靜。只因他師傅入定之時。神魂出舍而身不動。知者和尚七日必死。乃呼其徒曰。父母在家念爾。爾可歸家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沙靜歸家過八日。果來。師傅怪其不驗。復入定觀之。知其途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沙靜忙脫袈裟。聚土壅塞。水不能入。因他救命甚多。故得不死。賀氏道。眼見是實。耳聞是虛。只憐他皂孽莫燒。就是怎麼要講者些怪話。蘭英見娘不肯深信。也就不說了。以後賀氏凡見油甲蟻。蟻等蟲。怕蘭英嘴多。每每暗地制死。不令知道。正是不信良言。終有禍報。應臨頭悔後遲者。且不要再說。詭姑夫家極其發財。蘭英的丈夫李春台。初係大家。不幸父

母早亡。春台年輕被家族堆賣田地。遂致凋零。賀氏便起了嫌貧愛富之心。一日正是正月初六。賀氏對蘭英說道。你者妹。憇那們心好。偏於今。婁家又窮了。艷姑姐姐不行善。他偏又發財。看起來行善的也莫甚。麼好處。蘭英道。媽。富是自己的命。有幾多嫁過去發財。幾年又窮了的。有幾多嫁去。窮幾年又發起來的。者事怎麼算得就。正說之間。只見二女婿李春台。舊衣舊帽。手提茶果一封。來家拜年。賀氏往屋內便走。春台請岳母。敬揖他在房內。嘆道。窮人的禮多。瘦狗的筋多。柳英華過意不得。只得在堂中陪坐。於茶冷落簡慢不堪。少頃。忽大女婿。金龍騎馬至。賀氏見得穿紬袴緞。挑担送禮。忙走出門外。遠遠接住。左一聲袁姐。夫右一聲袁

姑爺喜笑連天進屋套言一陣體飢問寒。於茶百般恭敬。李春台坐在一旁。全不採他。至坐席時。好飲食概奉與袁金龍。左勸右勸。還好高不吃。一些骨骨髒髒。便拈與春台。春台咽喉哽哽也吞之。不下。是夜歇宿命春台與雇工同寢。袁金龍在上房內角枕錦衾。另設一舖。及二日告歸。打發春台蒸糖。剛剛四個。袁金龍滿滿兩盒子。還說不像樣。兩婿去了。柳映華轉坐庭前。說道賀氏妻呀。你真做得出來。咳。提起賀氏心好硬。兩個女婿兩樣心。春台來家真莫興。堂中坐得冷冰冰。聞聽金龍下鞍。蹬嘎嘎連天接進門。陪着講話均有勁。水菸薑茶去奉承。席上用菜不與請。由你散個不均匀。一雙筷子像桿秤。筷子那們像秤。我看你拈菜時者件也。試吓那件也。試吓活像用秤稱貨物一般。

拈菜還要試重輕。一磅翻得冰勾冷。翻來翻去像尋魂。肥肉拿來散窮困。瘦肉盡奉發財人。發財人油大不吃。肥菜春台少有。會油。的拿點肥的與他吃也。多管得幾天嗎。
○者都 金龍雞肘還有剩。春台吃脚全是筋。他是姐夫。理當吃雞。還像。下酒菜。有酒只勸金龍飲。春台推盃就不斟。年輕人莫把。可憐春台咽喉硬。窮人的氣大。眼含珠泪不能吞。各人要禮不吃哩。都拿來怪着我。席上過脚多得很。那晚送睡更惹人。春台便與長年困。金龍另設好舖陳。他過起窮氣。在舖蓋上下。今天打發也不稱。四個粑粑當紋銀。金龍兩盒還打。緊反說些微莫生嗔。禮物有輕重不同。看我打發也不同。看你存心大不正。待客全然不公平。○賀氏說道老老光講我不公平。我昨天看見春台那樣子。夜晚睡都睡不着。可憐和袁金龍一席坐起。做起那行煤運。

的樣兒連話都講不起，把我氣都急痛了。老老你看我蘭英女兒，這般伶俐，跟到者窮鬼，豈不是一朵仙花，插在牛屎糞上。日後那們過得日子。老老我只怕嫁了去，今天回來哭哭啼啼，明天回來要錢要米，那纔惹壞人。況我家門不大，戶不小，有甚酒席來往的客，不是騎馬，便是坐轎，看見他兩個那樣子，舍只怕肚子都要急爆。依我想來，不如早打個主意，把者個禍害脫了。映華道：有個甚麼主意？賀氏笑道：枉自你爲一世男人，連者個主意都打不出。你命人去將春台叫來，催他接親。他若要接，便抹住他，要三十兩聘金。若說接不起，我們便拿十串錢與他，勸他寫個退婚，豈不離脫者窮鬼了。映華道：主意到好，我就做不出來。賀氏道：你做不出來。

到莫開腔，等我去擺佈他。蘭英在隔壁聽得明白，走出堂前，呼道：一聲爹媽呀！者事使不得。人生在世，三貧三富，不得到老，那個曉得自己的前後。帝王江山，尚有喪敗之期。陽溝篋片，豈無翻身之時。兒看李郎，雖然衣衫舊，人窮志不低。言語渾厚，品行端方。後來必有興發之日的。賀氏道：你者妹崽，還會看相嗎？你看袁姐夫呢？蘭英道：袁姐夫驕傲滿假，歪衣斜帽，後來畢竟不得終局。大姐，聽得反出來搶白一番。賀氏忙止住道：蘭英，你的意見是捨不得那窮鬼，日後都要討口下場的。不如聽爲娘相勸，與你另放名門，也得過些清閒快樂。蘭英聽了，雙膝跪地，哭道：我的媽呀！聽說此話，肝腸碎。爹媽在上聽隱微。夫妻本是前世配，或貧或賤怨。

得誰。女子原是隨夫貴求食，也要做一堆。若因淡泊把親退，嫌貧愛富臭名播。女兒不是無志輩，不嫁李家理有虧。好馬不把奴鞍配，烈女豈將二夫陪。至死不變驚神鬼，全節方算女中魁。就是討口不失悔，不必憐恤替兒悲。生死都要成雙對，萬不能另選高門效于飛。○賀氏見女哭得傷慘，心知志不可奪，假意說道：「你者賤妹，既如此說，管你討口也好，餓死也好，以後再不題了。」一日蘭英走外婆家去了，賀氏便命人請李春台至家，因說道：「春台，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回去辦三十兩聘金來，各人接去算了。我免得儘倒跟你養空人。」春台流涕道：「莫說三十兩，就是三兩也辦之不出。」小婿實在寒微，還望岳母提携。」賀氏道：「各家門各家戶，有個甚麼提携的？有力量講親，就莫力量接親。或是要與不要，早些拿話出來講，莫把我屋的人等老了。」春台想了一會，嘆口氣道：「我也莫奈何，任憑岳母主持罷了。」賀氏道：「想來眼前接去，盤養不倒，終是餓死，不如趁早寫個退婚，我打發你十串錢，拿去做個買賣。日後掙發了財，再去討個美貌的嬌嬌。」春台左思右想，萬般無奈，手提羊毫，嘆道：「我李春台好薄的命哩。」春台珠泪如雨滾，手提羊毫，嘆幾聲。該因命鄙遭不幸，一双父母早歸陰。前人家業成灰燼，要想討親缺聘金。岳父岳母來抹指，萬般無奈寫退婚。上寫春台名和姓，家計貧寒難娶親。聘金銀兩無處掙，甘願立約退年庚。日後不得來悔恨，特立退字以為憑。哭聲妻柳蘭英，不知你得信不得信。

曉得知情不知情。今生打破鴛鴦鏡。來世再聽鳳凰鳴。非是爲夫
心太忍。因你父母使抹盆。蘭英姐。柳佳人。管你節義盡不盡。並頭
蓮花兩下分。○寫畢。賀氏命人送錢十千。春台當時洒泪而別。行
到家中。想到我若大家業俱已失散。難道者十串錢。就能發財嗎。
常言道。命中只有八合米。行盡天下不滿升。惟有陰騭能造命。不
如行善感天庭。不免將者錢。拿來做些善事。以圖來世可也。又想
天下善事極多者。點錢能够濟得甚事。還要想个長久門路。絕好
朝思暮想。不覺結而成夢。夢至一座衙門。一青衣人引之入內。拍
頭一看。上寫桂香殿三字。殿上坐一王者。端冕凝旒。春台忙伏地
叩頭。王者曰。李春台。因爾前生毀謗師尊。刻薄斯文。貪財好色。怨

己責人。故今生有半世孤貧之苦。爾知悔否。春台道。本欲行善。奈
無法門。王者指曰。何不照柱上對聯行去。春台舉頭一看。上寫着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春台問道。何爲方便。王者曰。剪礙
道之荆榛。除當途之瓦石。勿傷蟲蟻之命。勿隱經驗之方。或捨數
錢以解爭鬪。或出良言以息訟端。遇老者爲之負戴。少者爲之提
携。隨心想來。無非方便。其事雖小。其功甚大。春台又問道。何爲陰
功。王者曰。凡救難濟急。恤孤憐貧。或爲人合解一事。或自己作某
善功。不沽名。不釣譽。不求人知。不望天報。隨處積德。隨時存心。無
非陰功。說畢。只聽兩旁一聲吆喝。春台一驚而醒。心中喜道。者下
得了法門了。又怕其錢有失。遂於房中掘一地窖。將錢打散。置於

其中每日隨帶一二三百文至場鎮道路邊，往來行走，若有因數文錢，餓者便出錢解之，有孤貧買米少錢，一二十文者，便助之。有老人担提不起者，便代之，閒來撿去道中瓦石荆棘，修砌崩斜泥濫，或見鄰家有喪殮不給者，則暗置錢於家而去，種種善事，難以備述，而自食稀粥，反覺精神百倍，正是爲善修德，感神助起心動念，有天知。再說此時柳艷姑已過袁家，其夫袁金龍好嫖不務正業，將錢亂行花費，家中養獵犬十餘隻，請鳥鎗手十餘人，每日遊山捕獵，其妻柳艷姑貪食異味，不惟不出言勸阻，反助成惡習。時族中有一監生袁大海，乃金龍父輩，見之不忍，來家苦勸一番，詎袁金龍做些事，太傷天理，爲甚麼，那好人不去學習，平日間，不

讀書，不畊田地，歪戴帽斜穿衣，令人嘆息。見人家美婦女就打主意，全不思人有婦，自己有妻，風流債暗填，還是常理。古今來，有多少報應可題，漢董卓戲貂蟬，殺身禍起，揚秀才爲貪淫，難步雲梯，張士進姦尼姑，鬼把命斃，涂公子淫處女，鬧場受逼，有許某帶娃娃，反把妻戲，那有个好淫人，他得下席，也有的妻合女，流於娼妓，也有的做孤魂，絕了後裔，有許多死閨房，頭落眼閉，到死後抱銅人，打入阿鼻，當學那狄梁公，狀元及第，更要學柳下惠，光昭史籍，勸賢姪，從今後，改了癖氣，到後來，自有個昌大之期。○金龍聽罷，說道：只有你老人家，那們迂濶，年輕人是有一節的嗎？不消勸，到五六十歲，自然收心的。袁大海道：只怕你活不到那年紀，見他

不信各自去了從此愈無忌憚每日在人宅前宅後惹事生非以打鎗爲名人都投訴袁老爺大海息氣不過只得又往金龍家中勸道謳叫賢姪你爲人實在粗鄙爲甚麼不務正自壞心機制一桿鐵銅銅肩上指啟到人家屋後頭到處去賸若見有好婦女你便調戲打不倒禽與獸就要打雞打雞又是常事喂幾個搜山狗其肥無比還不要喂叱一聲唯唯叫到處尋覓可憐那山中獸無處躲避子痛母母哭兒暗地悲啼眼睜睜去性命子母拋棄火一紅脚幾彈一夢歸西有幾個鎗法好愛打飛的鎗一响滾下來兩眼泪滴也有的生了蛋出來歇息也有的抱出子窩中要吃飛上坡啣食喂未曾防備被你那一鎗去翅斷難提可憐者窩中兒望母回去

肚中餓無飲食哀聲不息活鮮鮮一窩窩同把命斃說到此慈悲人也要哭泣者仇恨難道說他就容你只等爾陽壽滿吃肉啄皮勸賢姪放下鎗學個好藝莫像那姓文的追悔不及○金龍問道有個甚麼姓文的何不說來一聽大海道潞州有個姓文的父子愛打鳥鎗喪命無數鄰家歐老屢勸不聽一日父子同往林中打鳥見樹上一雀極肥大便舉鎗打之其雀落下遂變一蛇如碗大長丈餘纏其雙足其子往救亦被纏住越纏越緊不一時父子俱死遍身有蛇咬傷痕金龍笑道只有你老人家肯信那些空話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餓死人那鵲鳥是生成拿來打的總講有報應者鎗又制起做甚答曰兵以出陣民以防夜金龍道你行

你的善我作我的惡，希罕你勸。袁大海見他不信，各自去了。此話不題。再說賀氏逼住李春台把親退了，蘭英一概不知道。一日聽得境內秦舉人名簪園命妻死了，要討一繼室。賀氏夫妻大喜，瞞着蘭英，便許與秦家去了。及至秦家迎親，賀氏先哄着蘭英，說李春台寄拜秦老爺膝下，凡禮物花轎概係秦老爺幫助。今日反在秦家圓配治酒，蘭英聽說，信以為實。及期賀氏備辦全幅嫁奩，約值五百金，笙簫鼓樂，送過秦府。及至洞房花燭，蘭英抬頭一看，只見新郎頭戴金頂，脚穿朝靴，心下想道：原說與李郎成親，然何是秦老爺周堂？想來想去，不覺珠泪雙流。秦舉人見蘭英流涕，便輕輕問道：柳大姐，我身為孝廉，異日出任做官，你便為一品夫人，有

何玷辱於你？若樣悲啼，蘭英拭泪答道：奴非不願一品夫人，怎奈有滿腹含冤在身。秦舉人道：有甚冤情？何不從直訴來？我與你伸冤。蘭英雙膝跪在秦舉人面前，叫道：一聲秦老爺呀！謳柳蘭英跪地把話訴，尊聲老爺聽明目。奴本柳家蘭英女，自幼許配李郎夫。公公遺孀歸黃土，一分家業火燒燭。爹媽怕奴後來苦，一心嫌貧愛富足。前日商量奴勸住，媽說任憑我自圖。只說爹媽不反口，誰知暗地主意熟，將奴嫁與老爺府。秦舉人曰：你又怎麼肯來？人夫轎馬我疑狐。媽說李郎寄拜汝，還在君家整花燭。進房方知其中故，因此流涕痛心腹。滿腹含冤無訴處，一生名節被人污。今已到我家來了，意欲全節尋短路。故爾兩眼弔泪珠。老爺本是擎天柱，異日為官近

皇都書中有女顏如玉。豈少嫦娥下太虛。開籠放雀恩高厚。李家世代把德酬。○舉人聽說頓足大叫道。小姐既有者番節操。若不說明險些送我於地獄之中矣。於是即命家奴二人將李春台請至家中問道。李兄弟。然何停妻不娶。春台道。只因家計寒微。岳母逼休改嫁。始末說了一遍。不禁珠淚雙流。舉人道。還想不想夫妻團圓。答既爲秦公婦。難爲李家妻。要想團圓。今生不能夠了。說畢。傷心痛哭。舉人見他哭得傷慘。含泪道。李兄弟不必涕哭。我有幾句言語你聽。謳李兄弟不必太悲傷。幾句良言聽端詳。不幸我妻把命喪。只說蘭英未配郎。因此託媒把親講。今朝于歸效鸞房。洞房花燭喜心上。小姐一旁泪汪汪。對我從頭訴冤枉。方知其中有

過場。孝廉名姓著虎榜。豈肯折爾好鴛鴦。叫家奴催新郎。叫丫環牽新娘。來來來。一齊來在草堂上。重整花燭結鳳凰。○李春台與蘭英交拜已畢。雙雙跪在舉人面前謝恩。舉人道。願你夫婦白髮齊眉。成婚三日。秦舉人將柳家嫁奩概行打發。春台面去。夫婦歸家。極其和睦。勉行善事。遂漸漸興發起來。再說柳映華自蘭英嫁後。家中百事不順。一夕夢一神人。金盃金甲。厲聲言曰。吾乃金藏之神。因爾家一文不捨。片善不修。吾將往爾婿窮鬼家矣。拂袖而去。晨起視之。果然不見。急往春台家看。果在龕上。映華焚香接去。至夜忽又不見。一連數日。俱是如此。夫妻知不能留。乃以鐵鍊繫神足。每夜輪流守之。至三日。以爲不去。掩門將寢。忽聽龕上一响。

宣讀珠玑 卷二
丈長金人，奔戶而出。映華知難強留，垂涕道：「金神去矣，吾家必敗。」賀氏道：「何不搬些金銀寄放艷姑家中，日後果敗，夫妻也好過活。」次日打開石庫，一看兩庫金銀皆成頑鐵。賀氏一見，只氣得仰面一交，扶將起來，已成癱瘓之疾。映華只急得痛哭，命人去袁家報信。艷姑夫婦佯爲不知。春台與蘭英聞知，慌忙前來，映華接着痛哭一場。謳抬頭看見李二姐，不由爲父珠泪滴。自古成家非容易，苦我二老勤積，一文不捨苦算計，提起善事我挾疑。何曾修廟把路砌，何曾憐貧把孤恤。別書勸人我不喜，買物放生說無益。見化功果就是氣，一文不出反掃皮。乞丐未曾捨盃米，刻財算我爲第一。只說有錢高三輩，誰知心很無子息。自兒嫁出真不利，事不

順頭甚淘力，金神搬去你家裡。黃貨變鐵我着急，你媽成病不能起。爲父一人好悽悽，你兩夫婦到有護。一看岳父一看爹，狠心狗胆袁大姐，命人趕他不來賤。爹爹當日何故，嫌貧愛富呢。都是你媽打主意，逼休改嫁使心機。一概都是瞞着你，諒媽無有發達期。事到於今悔晚矣，該由老漢點兒低。○李春台夫婦勸慰了一番，只聽房中喊說：「螞蟻搬到床上來了，快來與我掃去。」映華去掃，越掃越多。春台走至床前，喊聲岳母，賀氏又羞又怒，將眼緊閉不應。蘭英道：「媽你女婿都不記前情，難道媽還記着不成嗎？」賀氏聽說流淚道：「早知受此磨難，當初大不該。」謳賀氏牙床把氣嘆，自悔當年壞心田。一生做孽不行善，日夜不睡只恨錢。燒死螞蟻千萬，燙死油甲萬。

萬千石灰塞住曲蟾眼。陽丁丁搯去尾巴尖。雀兒砌窩難生蛋。取出崽崽用油煎。燕窩奪得稀。把濫蝦蟇剝皮脚。幾彈自悔不聽女兒勸。今朝螞蟻把家搬。周身上下都爬滿。怕的把娘皮肉鑽。李姐夫請遠站。莫怪岳母用心偏。自思自想惡貫滿。因此床上病瘋癲。眼淚哭乾氣不斷。不知何日赴九泉。○春台安慰一番。映華道我家金銀變鐵。意欲出賣。賢婿以爲何如。春台道何不賣與小婿。制些器物。映華應允。春台便辦銀交割。命人搬運至家。砌於房中。猶如磚牆一般。是夜睡至三更。只見金人趕來。黃馬白羊無數。醒來一看。滿屋發光。四壁盡皆金銀。夫婦大喜。於地中掘一窖。以多半藏之。蘭英道財要聚。亦要散。若是只徒積貯。全不施捨。雖享富厚。亦不長久。春台依言。發心施衣施米。做一切利人利物之事。再說袁金龍打鎗好淫。漸漸日食難度。艷姑道。聞二妹家頑鐵變金。家資百萬。何不黑夜前去偷竊。倘得幾磚金銀。也好過活。終朝金龍信之。遂於夜穿壁。方欲進步。忽見丈長金人。手執金磚打來。金龍躲閃不及。傷其左股。而歸。數日之間。如醉如癡。猶常見有金甲人。或時化爲黃狐。或時化作白兔。亂其眼目。金龍大怒。手執烏鎗。去打不响。金龍以爲鎗塞。打整不通。便以口啣吹之。忽然火發。登時打死在地。其妻艷姑痛哭不止。化火板無人出。便軟埋之。艷姑飢餓不過。只得倚門賣笑。落於烟花之中。賀氏癱瘓三年。周身皮肉。被螞蟻油甲吃盡而死。春台夫婦竭力安葬。將柳映華接至家中。

養老未久，便食而終。以後夫婦行善不息，雙生貴子，持金二千，往謝秦舉人，分文不受。後舉人於癸未年登進士，出身爲顯宦，子孫簪纓不絕。從此案看來，知禽獸蟲蟻之不可傷，嫌貧愛富之不可爲也。秦舉人以完人夫婦而膺多福，李春台以廣行方便而獲多金，柳映華刻財運退，黃金變鐵，看來刻財與散財不同，報應亦大相懸殊。雖曰運去金成鉄，時來鉄似金，而命鄙者不可徒委運氣不佳，宜迴思善不善耳。蓋惟善可以變運，人力可以勝天，洵不誣矣。

紅蛇化逆

孝案

昔長溪大石坂有一人名陳世慶，性誠朴，忠直不苟，父母早逝，娶妻方氏，生一子名陳元，家甚貧，以傭工營生，幫賀興發廠內淘沙金。那一天同夥三人挖出一個篋，內裝三個木匣，封鎖甚固，主人未在前，三人闖分，世慶得一匣，將泥沙洗去，上現一陳字，說道：此匣是主人的，然何不現賀字？二人說道：夥計你總言哪？你我挖的，理應歸你我。世慶說道：你我受主人工價，吃主人飯食，做主人活路，比如今日所淘的金，無論多寡，概歸主人，所淘別物，豈不該歸主人嗎？那二人道：我們只帮他淘金，未帮他淘別樣，怎歸他？嘞，世慶弗與他辨，晚候暗把木匣交與主人，也不知匣內是何物。

件那二人把匣開看，乃是銀玉首飾，慶見亦不失悔，二人暗藏床邊不題。且說世慶又過幾日，忽然雙足疼痛，不能淘金，便與主人算賬，共得錢十餘串，就負回家去了。却說賀興發的廠，原在一石岩下架草房三間，一日夜下大雨，岩石崩下，將眾人器物及三木匣概壓石下，沙土鎔集，堆成一個土包。若也算是在劫難逃，再說世慶負錢回家，見妻於前日又生一子，不勝其喜，取名陳貞。一日間，夫婦間談世慶將他三人得木匣之事，對妻細說一遍。其妻說道：夫君存心忠直，見財不貪，後日定要發財為妻也。得沾光足疾，必將自愈。不料調治月餘，醫藥罔效，雙足漸漸腫大，那日更痛昏死一陣，醒來自知必死，遂叫妻近前屬託一番。歌見賢妻不由我，泪流滿面萬不想，要分離。就在今天，絕昏迷，見一鬼對我細

嘆他說我前世本是姓鄔，皆因是父母前未盡孝念，故今生年二十短我壽元。今一死別的事，丟開不嘆，只有我兩個兒，挂在心間，可憐他在懷抱，三歲未滿年，青青死了父，誰把兒攪眼，睜睜把母子丟在懷，慘千勛擔都望你一人承。就非是我忍得心願，把命短。聞君爺他要命，不得不然。妻呀夫有句傷心話，要對你嘆。我死後望賢妻守節要堅，婦人家從一終，原是正傳。切莫說守不住，另上別船，縱不看為夫面，要看兒面。兩個兒都是你，身上肉團切莫怨我家貧，無有業產一盤吃，一盤穿。望你耐煩兒年小，又要你好生照管。到後來身長大，教他為賢。妻要學秦雪梅，曾把機斷。又要學孟氏母，教子三遷。妻果能聽夫言，立志不變。夫縱死九泉下也

是喜歡常言道辛苦人皇天有眼到後來定要享福祿綿綿說不完分離話肝腸哭斷嗥聲妻叫聲兒魂飛九天世慶囑咐已畢氣息奄奄痰鳴而逝方氏哭得死而復甦適有一婦勸道人死不能復生哭之無益况家中又無叔伯你須自己安排葬事纔好於是方氏收泪通知鄰里鄰里齊來幫助當日安埋可憐方氏自夫死後四壁皆空好不悽慘只得日夜紡績以度時光縱年歲豐歉不一受的苦楚難過却一心苦守不嫁全不像如今的婦女丈夫一死任你家道富豪便說年輕難守把昔日夫妻之情與自己名節之事都忘記了要像方氏者樣淡泊那他還守若方氏纔算有綱常有志氣的女子雖家如水洗而節比冰清遵夫臨終一番話

撫他膝下兩個兒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大兒就長到十二三歲能打樵賣二子亦長至八九歲能尋猪草弟兄也極和睦每嘻笑堂下以寬母心及陳元年至二八人亦俊秀就有親戚來家作伐說石板場街後有一漁父名楊一名其家略可年五十妻死止有一女名喜弟他要招婿上門特來作伐不知意下如何方氏以爲男當有室當卽應承將期定了到入贅之時方氏遂囑咐陳元道兒呀你此時弟兄到還和睦也還盡孝以後就不要變心况你兄弟體弱無用爲娘止靠你一人須要體爾父忠厚之志念爲娘養育之恩不可貪頑好耍遭踏銀錢又要夫婦和順不可使性角孽三五日須回家看望一番使爲娘放心陳元一一應允方氏帶

着眼淚並將兒送出門去。陳元來至楊家，即日完婚。夫婦合巹以後，楊喜弟甚是賢孝，商量要把嫂嫂接來事奉。陳元聞言亦極欣諾。於是夫婦親自把方氏接到家中，却楊一名不悅。方氏要了幾天就要回去。楊氏想要留住，見父親不悅，只得將母送回家去。以後楊老丈婿每日到溪邊捕魚，楊老常向陳元刁唆道：「賢婿我乃無兒，是要靠你家財都是歸你的。你那兄弟他後來各是一房，你若要顧盼，我定是不肯的。」陳元被岳父每日刁撥，便忘却母親臨行之言，果真就不顧母親兄弟了。只有楊氏孝心頗專，有好飲食時常與嫂嫂餽送。又常勸丈夫要孝母愛弟，不可偏心。陳元心中反大不愛，說道：「你總不是個好婦人，全不顧家。」那老婆子與兄

弟，我還有田地一分在那裏，就把他們餓死了不成嗎？從今後你再要如此，我許你活不成。」那楊一名也把女兒罵了一陣。楊氏見父親丈夫發怒，便低聲說道：「父親夫君息怒，有女良言奉勸請聽。兒奉几請爹爹堂上寬坐，有幾句蠢言語要對父說。女子孝有四重，古言不錯。我嫂嫂討媳婦原望着到如今，各一邊不能同坐。看嫂嫂他心中怎得快活。老爹爹原望女有個結果，不盡孝根本壞焉有下落。縱說是爲女兒，何必太過。還須要盡婦道去孝嫂嫂。你的女並非是銀錢用錯。老爹爹又何必着般彈駁兒要去接嫂嫂。我家安坐，父不依兒情願，多把頭磕轉面來勸夫君不要冒火。」

想道：恩德不薄，百行善只有這孝字，總可爲子者，切不可

可慮

况公公又不幸早年亡過苦了我婆一人受盡坎坷

那時

小母懷打坐家道貧無銀錢十分淡泊累婆婆搥穿

吃挨

口紡花夜績麻苦對誰說爲痘麻防災疾更加老火

好

油站在陡坡撫得你稍長大接起香火撫得你成了

人心總放落到如今年紀適日時難過兄弟小又兼之生得單弱我夫妻有穿吃到也還可那知到娘欠兒暗中泪落請夫君把主意切莫打錯聽爲妻把古人細對夫說仲夫子百里外負米受餓有江革他傭工孝心不薄者兩輩先賢哲淡淡敘過勸夫君要效法切莫忘却從今後把婆婆接來同坐婆與弟只兩個人也不多再勸夫改執業捕魚不可傷性命折壽算自把福薄我的夫果能

窮善改過老天爺自必然默賜三多一楊氏勸畢只望丈夫回心那知陳元信了他岳父的刁撥想獨得那分家財反向楊氏大怒道我不愛聽你這些空話一冲就各走了以後是事不過楊氏之手楊氏見夫不聽勸就啞在心裏惡又常就心婆婆年老無有供養不覺積氣成疾遂得一個心痛之病方氏自陳元不顧盼以後母子漸漸衣食不足心中又欠大兒媳婦兼之旬餘未聽見信息一日就到陳元家下來那楊氏因心痛在睡一聽婆婆來了即忙出房事奉烟茶又陪母嘆敘一會就各燒火辦飯去了適陳元賣魚回家見母與弟至大不喜歡並不與母嘆話亦不陪母吃飯方氏見此情景心中甚是痛楚要想回去又舍不得媳婦忽然大

雨又至就與媳婦開坐嘆話因說到想魚吃楊氏便向夫說知陳元全然不睬至二早元又捕一大尾鯉魚恐妻辦與母吃遂藏在船倉底下不拿回家楊氏無奈只得辦些素菜陪婆婆吃飯方氏見席上無魚心中悽楚飯後各自回家楊氏苦留不住爰寬慰一番將母送至里許纔轉身到堦前坐下想等丈夫回家好生苦勸只見陳元提一魚簍歸來楊氏隨口問道今早有魚否陳元答道得一大魚楊氏聞言心如刀刺就嘆了兩口氣陳元說道我見不得你那個災樣樣今早未挈魚與你那老婆子吃吧曉不得我者是賣錢的楊氏正欲乘機相勸只見陳元伸手取魚忽然一紅蛇從魚簍冒出含住陳元的咽喉尾把纏住兩手恰似手肘一般痛

苦非常大叫道賢妻呀忙去請媽轉來救命呀楊氏慌忙趕去見婆婆坐於路傍眼淚汪汪楊氏卽跪在婆婆面前備言其事各位你說父母愛子之心還是好嗎不好要是別个把我全不當人我還管他的呀你看方氏聽說兒子遭了難把一肚子的怨氣不知消在那裏去了就把媳婦扯住一路脚也不住的走口中也只是呼天哪要保佑天哪要保佑我是要指靠者個兒的呀行走如雲不一時來到門首只見觀者甚眾無一人不擺頭伸舌陳元的咽喉因母在呼天其痛稍止一見母親到了就跪在面前放聲痛哭道歌跪堦前把老娘聲聲叫呼請母親快來坐兒有話言兒今日遭神譴不因別件養育恩付東流罪大彌天皆因是兒的父早把命

斷丟母子三口人受盡熬煎家淡泊無錢米要娘去辦受飢寒守
冰霜苦把兒攪無非是怕陳門香炉脚斷兒長大又與我匹配良
緣記那年我要來岳家住姑娘把我送出門眼淚不乾千萬言總
教兒莫把心變悔不該聽岳父把我刁讒他教我
把母親莫要顧盼趁此時人口少正好掙錢聽他說我就把母親看淡有衣食只
顧我自己吃穿楊氏妻他也還有點孝念那一日不勸我兩次三
番我那時聽他言估起雙眼氣沖沖我各人走在一邊昨日裏是
我母把兒挂欠老巴巴不辭苦來到門前兒回家一見娘心中生
厭妻又說我母親心想魚餐兒今早捕得魚不令母見一心想拿
起去各自賣錢這是兒不孝罪惡已滿貫因此上遭毒蛇把兒糾

纏母親快與兒求神許愿祈神聖施惻隱赦兒罪愆從今後盡
孝道忤逆不犯奉母親愛兄弟骨肉團圓不打魚把拾網一齊扯
濫另自去學庄稼種地栽田倘此後再不孝天神查鑒遭雷打或
火燒決不姑寬哭畢方氏見兒說得悽慘急忙焚香代為忤悔
祝神方畢忽然一雷紅蛇不見陳元昏去片時甦醒轉來即跪在
母親面前求母恕罪方氏道兒今悔罪菩薩都與你自新之路為
娘也不與兒計較快快起來陳元連忙叩頭起來又向眾人細勸
一番觀者無不點頭而散陳元自此以後即把母親兄弟接來一
家同住竭力奉母誠心待弟楊氏見夫孝友兼盡病亦痊愈楊一
名見婿遭譴對眾人說他刁唆不勝慚愧悔恨以後絕不顧盼陳

元陳元與弟也就勤扒苦掙不靠岳家方氏見家貧子苦教兒仍習父業於是弟兄仍去淘沙金不上一月淘至先年所崩石岩下挖出銀錢器具及三木匣弟兄急負歸家其母見一木匣上有陳字卽叫開看內有金圈一對遂把他父親當日不受之故細說了一遍母子此時不勝歡喜不日岳父亦死葬後家業盡歸陳元其金銀首飾又換錢三千餘串就買置田庄從此富足復與陳貞娶親弟兄各生二子嗣後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而妯娌睦母享高壽而終子孫科甲不絕此節孝之報也從此案看來可見世之婦女須當法方氏之節烈學楊氏之賢孝而凡人之不孝者此書速當自化不必定要紅蛇來化可也

